觀察

第三卷　第三期

專論

歐洲仲夏夜之夢 費孝通

論徵用豪門富室在外國的資產及徵用的技術問題 韓德培

工業化過程中的資本與人口 吳景超

理想與計劃

寫在「為中國的農業試探一條出路」的前面 陳衡哲

為中國的農業試探一條出路 留美八學生

外論選譯

戰後中國教育 Nathaniel Peffer

魏德邁與國民政府之間（觀察專稿） 觀察記者

觀察通信

哈爾濱歸來（瀋陽通信） 觀察特約記者

黃泛區的災情和新生（開封通信） 觀察讀者投寄

書評

「聞一多的道路」 徐述綸

讀者投書六封・觀察漫畫一頁

撰稿人

卞之琳　王迅中　伍啓元　呂復　沈有乾　吳恩裕　李純青　李廣田　周子亞　宗白華　胡適　柳無忌　孫克寬　高覺敷　許德珩　陳友松　陳瘦竹　夏炎德　梁實秋　張沅長　張東蓀　笪移今　郭有守　馮至　程希孟　傅雷　費孝通　楊絳　楊西孟　雷海宗　趙超構　蔡維藩　樓邦彥　錢清廉　錢端升　鮑覺民　鄒世光　韓德培　蕭公權

王芸生　王贛愚　任鴻雋　何永佶　吳世昌　吳澤霖　李浩培　沙學浚　周東郊　季羨林　胡先驌　徐盈　馬寅初　許君遠　陳之邁　陳衡哲　陳維稷　曹禺　張印堂　張忠紱　張德昌　黃正銘　章靳以　馮友蘭　曾昭掄　傅斯年　楊剛　楊人楩　葉公超　趙家璧　潘光旦　劉大杰　錢能欣　錢歌川　錢鍾書　戴文葆　戴鎦齡　蕭乾　鄒剴翠

依利莎白公主的婚禮

編者先生：英國公主依利莎白郎將舉行婚禮，上海的英僑發起醵資餽賀。每人送禮規定以十萬元到最高額，自從由英國駐滬總領事領銜的發起信在字林西報刊載以後，在很短的日期內，集款即超過了一億元。假如不是以十萬元爲最高額的話，則這個集款的最後數額，定必驚人。我對於這件事深爲感觸。英國人的那種說做就做，熱心公務的性格，又一次給我們以良好的模範，可惜一般人很少注意此事，更少有人從這種事情裏去反省深思。

按照英國古時習慣，英王長女第一次出嫁時，人民應呈賀金。現在當然沒有這個規定。這次英僑發起醵資送禮，僅在表示他們對於國家的忠誠。因爲他們送禮祝賀，不是祝賀平時依利莎白個人的結婚，乃是祝賀英國女儲的結婚，正如他們効忠於喬治六世，並非効忠於喬治六世個人，而是効忠於英王喬治六世一樣。王與王儲代表的都是國家，他們在効忠國家的意義下，効忠於他們的國王，及他們未來的女王。

但是我們也不要忽略：在英國人民方面，雖然効忠於喬治六世及依利莎白就是効忠於國家，同時在另一方面，被人民効忠的國家元首，亦確能以國家爲重，以人民爲重。我們常常在電影上看到，每當英王英后以及公主等出現在公共場所時，人民是如何的發乎內心的向他們歡呼？這種歡呼，這種純潔的歡呼，我相信也一定深深地打動着英王英后的心坎，使他們隨時隨地想到自己的責任。英國人民固然這樣向英國的元首矢忠，而身爲英國元首的人，也是兢兢業業，遵守國家的法律，愛護國家的榮譽，不做對不起人民的事情，祇有在這種情形之下，一個國家元首才值得人民歡呼，才能永遠得到人民的歡呼！國人國人，當我這樣熱情地陳述我的感想時，不知你們是不是也有此同感。

一個愛國者　九月五日　上海

爲什麼政府一定要開放對日貿易？

編者先生：關於開放對日貿易問題，全國工商界幾乎一致表示反對。但是政府一意孤行，毫不顧全民意。爲什麼政府如此堅決，一定要開放對日貿易？許多人都摸不清葫蘆裏賣的什麼藥。大家祇知道政府跟着美國走，美國要我們「開放」，我們不得不開放。例如九月四日上海新聞報載上海市脚踏車同業公會爲輸入日貨脚踏車二千輛事，往訪中信局易貨處楊經理，有所請求。據楊談：「麥帥總部原來配給脚踏車爲數極巨，幾經婉拒，始僅進口二千輛」云云，可見現在我們的政府，確已完完全全控在美國人手裏。但是除此一點外，據我所知，政府之所以堅持開放對日貿易，還有別的重要原因，據傳，政府希望從日本購買若干軍火，故非實行開放對日貿易不可。

陳郁文　九月五日　上海

前後兩種談話

編者先生：魏德邁來華以前，國府副主席孫科於六月二十二日向南京新民報記者發表談話，最主要的意思是：假如美國不幫助中國，中國就要倒到蘇聯懷抱裏去了。現在魏德邁走了，陳立夫於九月一日向南京新民報記者發表了一次談話，原文如下：

「除去依賴心理，恢復民族自信心，實爲當今之急務。自革命以來，無時不以自力更生之精神，作不解無畏之奮鬥，而卑視無恥之依賴心理，兩年以來，始有此現象，至今爲烈，外人之一喜一怒竟可影響物價之漲落，投機商人惟利是圖，其可恥固無足怪，而知識分子亦竟有以告洋狀爲得意者，是則可悲耳。昔人云：『無求於人，斯貴』，求於人故爲人所賤，自討『憋而無禮』之譏罵耳。」

我們參閱孫陳兩氏前後所發表的話談，不禁發生會心的微笑。

任俶儆　九月二日　北平

「中韓調查團」！

編輯先生：讀了貴刊二卷二十四期吳世昌先生的「試論美國的『中韓調查團』及我國的反應」一文以後，不禁毛髮悚然，汗顏落地；但是仔細冷靜回想一下，我却更感到了心悸，失望和悲痛！

我是一個大學生，對於這次驀然而來的「中韓調查團」雖然沒有什麼好感，可是也沒有強烈的憎惡，環顧同學，也好像若無其事似的毫無愛憎。如今，讀了吳先生的文章，我相信，的的確確地相信，我們全是「他似乎，抱歉得很，並未想到」中的「他」啊！

我們爲什麼這麼麻木？這麼沒有血氣，沒有自尊心？四強之一的國民固然不敢傲然自居，但是比現在的朝鮮總該高明一點吧！然而當美國盟友來給我們「調查」的時候，把我們排在朝鮮一起的時候，我們竟默然無語，一若理所當然；但是，我們，我們還必竟又忝爲未來中國的主人！想到這里，我沒有什麼話說，我的前途，中國的前途，都全是一片黑暗。

然而在我和同學提到這事時，我竟又聽到一個更使我哭笑不得的新聞，並且還得報紙的證實。

據說，當魏德邁光臨北平的時候，鬧了將近半年的某某北平分院的還校合併問題，竟蒙該院負責同學自動上書特使請求調解。

寫到這里，我再也不知道寫什麼好了，先生，請你們指給我一條光明的路吧！

許杰　九月三日　天津

以國家財富變爲一黨私產又一報告

編者先生：貴刊三卷一期讀者投書欄載：青島敵僞產業處理局把青島幾個大廠讓給國民黨所組織的齊魯企業公司經營。天津亦有四個大廠，即東亞麵粉，東亞烟草，中華火柴和協和印刷四廠也被國民黨組織的恆大公司接收了。其中協和印刷廠早經行政院撥給天津工商輔導處，現在也被他們強奪了去。聽說廣州瀋陽成都等處都有同様組織，一共有四十多個單位。從事「在國家財富變爲一黨私產」的工作。

楊伯常　九月三日　天津

今後讀書步驟

編者先生：本年考生總數將達十五萬人，全國各大學總共取錄不過兩萬人。落第同學中必甚多聰明才智之士。十年窗下，萬里跋涉，其所付出精神與物質之代價更不可估計。同時傳聞國防部幹部訓練局與教育部將大批保送青年軍同學入學（中大有四百名，復旦有貳百五十名），不經任何考試，即正式就讀大學，何其容易？而數目又如此之大（爲正式取錄生之一半）！此舉誠將令千萬投考不取之同學，既羨慕：又灰心！此後讀書　步驟之首爲「投軍從軍」，然後才是「棄武就文」。當局用意何在，明眼人自當一目了然。

張光銓　九月六日　南京

發行者 觀察週刊社
社址：上海(5)吳淞路四四四弄十一號
電話：四三八八二
本期零售：每冊三千元。
國內訂閱：平寄先付四萬，掛號或航空先付五萬元
國外訂閱：全年美金五元(平寄)
觀察華北航空版
代理發行所：北平新實書店 北平王府井霞公府甲一號

儲安平主編

觀察

第三卷 第三期

三十六年九月十三日

本期作者

費孝通：清華大學教授
韓德培：武漢大學教授
吳景超：清華大學教授
陳衡哲：著作家
李克佐等：留美攻農學生
徐述綸：清華大學

歐洲仲夏夜之夢

費孝通

自從六月五日馬歇爾在哈佛大學發表了那篇已成歷史文件的演說起到英國發生金元荒的當前局勢止，大約已有三個月。這三個月裏，歐洲的風雲，變幻多端，使我們住在消息阻隔的遠東，不免眼花繚亂。其實不但在中國是這樣，就是在電訊迅速，報導周詳的歐美，以事後看他們各種各色的言論，也使人有同樣的感覺。

這篇演說發表之後，在美國當時，據說很少感覺到它的重要性；但一傳到英國，却變成了頭條新聞，從左到右各種報紙和刊物都好像觸了電一般的雀躍起來。最熱烈的是英國政府，外相貝文親自到法國去會晤皮杜爾，儼然是世界風向有了轉變。莫斯科的官方報紙最初的評論是採取抨擊「美國帝國主義」的態度，但是等貝文採取了行動，也變成了靜觀。歐洲各國左派的言論跟着看顏色。莫洛托夫給貝文和皮杜爾邀請的回電：「對於歐洲各國當前主要問題在於最缺可能下從事復興及發展他們的經濟一點深表同意」，傳出之後，英國下院議員高興得拍起手來。在左右輿論休戰狀態下，巴黎三强會議開幕了。那是六月底的事。

英國當時的輿論，雖則大多担心這會議的前途，但是差不多一致的表示着「祇許成功，不許失敗」的意思。工黨的「論壇」周刊曾說：「如果蘇聯和西歐不能獲得協議——成敗尚屬未定——我們並沒有簡單的選擇。歐洲維持着分裂，對於東西雙方都是極嚴重的。我們並不是選擇一個全歐的馬歇爾計劃，還是一個西歐的馬歇爾計劃。如果東西雙方眞的分裂了，對於西歐將發生新的政治和經濟的困難局面，使他在西歐的範圍內都不易從事於整個的經濟建設 。還是個重要的關頭——極重要的關頭；失敗的代價簡直是不可能計算的。」（六月二十七日）

但是巴黎會議失敗了。蘇聯退出了馬歇爾計劃的範圍。這時英國的輿論開始責備蘇聯。蘇聯的輿論也很清楚地一致認爲馬歇爾計劃是杜魯門主義的變相，想用經濟力量爭取東歐國家，使他們「反蘇」，而且將損害歐洲國家的主權。

貝文和皮杜爾似乎毫不顧慮這種抨擊，向歐洲各國發出請帖，開會討論接受馬歇爾演說中所提出的「自助乞援」的方案。那時在所謂「鐵幕」之東的芬蘭、捷克很表示了一點猶豫的神色，但是莫斯科接着就召見了東歐各國的首長，在很迅速的會談下，成立了莫洛托夫方案。東歐和西歐在不同方案和計劃中開始分裂的競賽了。從那時起世界輿論也分了壁壘。凡是說馬歇爾計劃不是帝國主義陰謀的就被指爲「反蘇」或有「反蘇嫌疑」了。同樣的，即是在素來傾左的英國刊物上，也把歐洲分裂的責任推向蘇聯，認爲莫洛托夫有意要阻礙歐洲復興。兩大之間似乎已沒有了中立地帶。主義的界限森嚴，一若另一次大戰卽在眼前。

但是七月份過去了，金元荒的風聲在八月上旬逆襲英倫。英國的輿論逐漸鬆了陣線，認眞討論到馬歇爾計畫是否有助於歐洲復興的問題了。他們開始比較客觀的提出蘇聯爲什麼不參加馬歇爾計劃的理由了。尤其在美國抉其金元勢力威脅英國社會主義的時候，英國輿論顯然有了轉變。在這些材料中，我們在遠東的人，也可以逐漸看出過去在「主義」煙幕下所存在的經濟事實。

政治原不是「意氣」，而是「生存」，是「實利」。莫洛托夫毫不加保留條件地帶着專家，忽忽飛到巴黎，似乎不是

「存心搗亂」，而是具有積極的目的。捷克取消參加的諾言，也不是單純的受了莫斯科的「訓令」，而是有實際經濟上的打算。英國的熱烈，法國的亦步亦趨，似乎更不是衝動，或是參加反蘇，也有他們不得不然的理由。讓我根據這兩個月來所發生的變化，幷作一度分析。

英國的苦衷

「馬歇爾計畫」一詞並不是馬歇爾自己提出來的，開始用這名詞的倒是英國人。事實上，馬歇爾並沒有計劃，歐洲也並沒有眞的提出了個計劃。至今，這還不過是一個空名。馬歇爾所表示的祗是一種意向。

馬歇爾在哈佛演說中表示：歐洲的經濟、社會、和政治有日趨惡化的情勢。如果歐洲要想得到美國的援助，必須先行自助。「復興歐洲是歐洲人的責任。復興計劃，我想，必須由他們發動……政治的感情和偏見不應存乎其間。」這也可以說是一種勸告，可是在這勸告中却暗示了美國願意成全復興歐洲的努力。再說得具體一些，他暗示了一筆很大的借款。

這暗示激動了英國。爲什麼英國一口咬定這暗示，認眞的做起計畫來呢？——這是我們瞭解「馬歇爾計劃」的線索。

五月底工黨在馬蓋德舉行年會。雖則有一部分少壯議員在「向左看」的小冊子裏警告政府：如果繼續現有的尾美外交，英國經濟將要發生困難，但是工黨的官方却還充滿了樂觀空氣。Noel-Baker 的主席致詞中一再說：「輸出已達到預期的目標，」工黨政府在過去兩年中已把英格蘭銀行和基本實業國營化，遏制了物價的高漲，房屋問題已部分解決，消弭了罷工，煤的產量也已大爲提高。而且他說，工黨政府的目標是使具有分裂危險的歐洲團結起來，努力建立國際間的合作體系。回顧英國國內，工黨的壯健是無可否認的事實。在因議員出缺而舉行的地方選舉中，工黨依舊把握着他們的勝利。六月七日的「經濟學者」周刊中說：「上星期的工黨年會裏有一件事實是無可爭執的，就是在本屆國會任期結束前不會發生普選。」這是說工黨政權非常穩固。

可是在這年會裏也透露了一點不太吉祥的預兆，那是財長的呼籲節約。英國人民已經在過着十分緊縮的生活，而唐爾頓却還在要求束緊肚帶，他的理由是要避免金元外匯的枯涸以致不免再乞援於美國借款。在當時聽來是一種「未雨綢繆」的打算，也是配合於一部分少壯議員獨立外交的要求。事實上是很清楚的，除非英國能自力更生，絕難自拔於「美國夥計」的地位。

這時司徒森遊歐回美已發表了他恢復租借法案性質的對歐大借款的言論，可是他加上了個條件，就是債務國必須放棄社會主義的措置以獲得美國的「信任」。「政治學家」周刊在六月七日在評論唐爾頓的警告中說：「當然，這是可能發生的，如果急需金元的國家沒有其他方法來應付他們的需要時，祗有屈服於美國國會的割肉條件。這是可能的，但是，明顯的，英國工黨政府決不能容其發生，除了自殺，怎能考慮這可能？」

英國人曾熟讀莎士比亞割肉囘債的故事。社會主義的政府想靠美國的施捨度日，這悲劇勢難避免。前年英國向美國的借款早已簽定了割肉的條件。這條件是英國所欠別國的帳得因債權國的要求用美金償付。如果英國輸出充沛，這條件是不會作祟的，但是英國原是個入超國；如果這貿易差額都得要用金元去塡補，這就成了一個巨大的漏洞了。當然，如果其他各國有着充分的金元外匯，或是無需向美國清理帳目，英國也不致「割肉」。可是，自從美國租借法案停止，善後救濟計畫結束，歐洲以及其他各國倚賴美國的供給却依舊，惟一大宗的美匯是那筆對英借款，於是英國最後竟成了供給美匯的大主顧了。換一句話，英國所欠各國的債務都得用美匯來清理，這有限的十二億五千萬磅的美匯，怎能不加速的消耗呢？

工黨政府不顧「自殺」，但是怎樣去保持這日漸加速消耗下的美匯呢？唐爾頓在五月底工黨年會裏的節約警告是從這個嚴重考慮中發生的。六月五日馬歇爾的演說正在這時候傳到英國，工黨政府怎能不像觸了電一般的雀躍起來？馬歇爾的演說在貝文和唐爾頓聽來是美國將不以政治條件向歐洲放款。如果他們的解釋是不錯的，這自然是「羅斯福死後美國政治家風度的初次表現」了。

六月這一個月就在這「世界是否將轉變風向」的課題下引起了觀察家的緊張心情。七月二日莫洛托夫宣告不能接受「馬歇爾計劃」才澄淸了這局面。歐洲已告分裂。在我們話分兩題之前，先囘頭看看美國。

馬歇爾計劃被擱置

「我們預料他們祗跳那麼六吋，再也沒有想到他們竟平地一跳就是六呎。」——這是美國 Washington Post 對巴黎會議的批評。這等於說：「他們却這樣認起眞來了！」

自從莫洛托夫指責馬歇爾計畫是杜魯門主義的僞裝，是反蘇計劃之後，有一部分輿論就竭力發揮這種觀點，認爲「狗嘴裏長不出象牙來的」。我並不否認馬歇爾計劃實現的時候，有這可能，但是把美國看成一個淸一色的反蘇集團，在事實上也不是正確的。美國和其他國家一般是個政治的複雜體，包括着各

[illegible]為和利益團體的爭逐聯繫得密切，所以常給人以沒有一貫性的印象。因之，用了缺乏彈性的公式去看美國政治是不够的。以代表大企業利益的共和黨說，他們對於蘇聯是討厭而且畏懼的；他們主張強硬外交，但是他們卻為了要減低所得稅，亟力的要縮緊政府支出，甚至強硬外交所必需的軍費支出，他們也在打折扣。在政府本身，行政和立法兩大機構就分在兩黨手裏，摩擦和矛盾是公開的。行政各部門之間步驟常不一致，甚至在同一部門裏，各行政長官的意見也有很大的歧異。國務院本身的分歧曾經發生過很嚴重的風波。馬歇爾担任國務卿之後第一件工作是整理國務院，使美國在外交上有個「政策」。——我們忽視這些事實，而認為美國政府的一舉一動都是在「對付蘇聯」，結果自難免於自誤誤人。

馬歇爾在發表那篇演說時心裏有什麼打算，我們無從知道，但是從他所說的看，和杜魯門援希土的聲明的差別是無可抹煞的。如果假定馬歇爾早已胸有成竹，設下了個圈套，祇等蘇聯上鉤，則他的同事財長史奈德就不應在巴黎會議剛開幕時，表示美國並沒有對歐放出巨款的打算。更不會在歐洲東西分裂之後，西歐集團趕緊製造經濟方案要在九月一日交卷時，杜魯門和國會同意在明春之前不召集特別國會來考慮這援歐方案了。

我願意承認說美國目前大企業利益勢力龐大，會使美國走上帝國主義的路上去，他們不主張國際在蘇聯存在時代建立和平，因之，馬歇爾的本意不論是怎樣，實現的「計劃」可能走不出「援希土」的前轍。這是可能的。但是我們低估了，或甚至抹煞了，美國的進步勢力，否定馬歇爾計劃不能成為達到世界和平的一個步驟，卻不是正確的看法。歷史是人的事，事在人為！美國進步人士如華萊士等的歡迎馬歇爾演說，並不是曲解事實，而是現實政治裏的敏捷行動。我們應當明白的是「馬歇爾計劃」到現在還不是個「計劃」，今後的幾個月內美國政治的活動才能決定這計劃的內容，內容甚至可以是一個零。

「新政治家」周刊八月九日有這樣一段話：「當歐洲在辯論馬歇爾援助諸言的動機時，美國人卻在辯論他們是否應使這諸言成為事實，如果成為事實，動機又應當是什麼。在美國人心頭並不像貝文或莫洛托夫一般那樣已有成見。馬歇爾「計劃」的內容和意義在目前是一九四八年競選的題目。」——這使我們回想到六月二十二日拉斯基教授的話了：「世界已不堪聽任歐洲之前途為美國政治舞台之足球。」

在美國說「政治」是指「競選」。美國的選舉也是真頻繁：二年改選一[illegible]院和三分之一的上院，四年改選一次總統。明年又是大選之年，一切事要的政策都會影響選舉，在沒有把握住選民的意向之前，想競選的人，誰也不敢下注賭本。大選年照例是政治上最沒有重大決定的年頭。這可能要增加美國人民每年六十美億的長期大借款絕不容易在這年頭決定的。

貝文明白這個道理，他急急忙忙，席不暇暖的飛到巴黎，更在異常的倉促中和莫洛托夫決裂，又趕快要在九月一日之前提出全盤西歐復興計劃來，他為的是爭取時間。依他的計算，這計劃必須在十月裏實現，否則希望就渺茫了。

「新政治家」周刊在七月十二日曾發表過一個預定的日程：九月一日西歐復興計畫提交美國，經過國務院計畫委員會審核之後，再交總統特設的美國資源調查委員會去覆審，看美國有沒有力量答覆歐洲的需要。所需時間至少一個月。十月裏，發動全國輿論召集國會特別會議通過這方案。

這打算，一方面是顧慮到明年是大選年，可能受競選影響，不易通過這龐大的借款，另一方面是為英國本身的需要。英債在十月底可能告罄，金元荒的風暴在七月中旬已經有了預行警報。而且今年冬天，歐洲的糧食和燃料如果得不到美國的援濟，勢必引起嚴重的災荒，政治的結果，無從設想。十月是個關口。

這如意算盤裏也按下了貝文和莫洛托夫決裂的契機。美國現在的國會是通過援希土法案的反蘇國會。如果在馬歇爾計劃裏包括了一筆給蘇聯的貸款，通過的機會是微乎其微的。貝文當然記得美國停止向東歐國家貸款的事，他是否將為東歐國家向美國去說項呢？美國如果提出政治條件，他有把握可以讓東歐國家接受麼？如果沒有這把握而同時又得爭取時間獲得這筆可以避免金元荒的續命湯，他自然不會急於拉攏莫洛托夫了。莫洛托夫的拂袖而去，貝文倒可以鬆了一口氣。

貝文的審觀顏色並沒有使他的算盤如意打出來。美國國會議員們對於馬歇爾的演說顯然並不熱心。馬歇爾已感覺到輿論的冷淡，所以在臨海城州長會議裏重申援歐的急切需要，這是在莫洛托夫離開巴黎之後的演說。他警告美國，如果坐觀歐洲局勢的演變，「美國將面臨一個本身國際地位的激烈變動。我請你們最慎重的考慮這演變對於我們美國未來的繁榮和安全的涵義。」西歐十四國在和諧的空氣中結束了他們的合作會議，盼望華盛頓的報酬時，在七月十五日，杜魯門卻發表了和國會領袖同意在休會期間不為復興歐洲問題召開特別會議的消息。這一盆比冰還冷的水澆到了興怱怱的西歐國家的頭上。如果馬歇爾計劃是杜魯門主義的偽裝，如果還是反蘇的經濟戰，我很難理解在蘇聯退出巴

黎會議，西歐國家已經出了頭的緊要關口，曾被視爲反蘇十字軍領袖的美國國會會在這時候拆台撒手，連精神上都不給英法打一點氣的。

杜魯門同意國會領袖延緩援歐計劃的討論是因爲他並沒有把握在特別會議裏通過馬歇爾計劃的可能。這件大事，歷史上空前的和平時代的貸款，非經過一次人民直接在選舉裏表示意見的機會，誰也不敢作主。所以他表示將在國會休假期間從事於「教育人民」運動。不論前途如何，在今年之內，美國貸款歐洲的希望是落空了。

馬歇爾計劃的被擱置對英國的打擊是太嚴重了。「旁觀者周刊」七月十八日說：「哈佛演說之後事態的變化這樣的深刻，已使人很廣泛的覺到，如果馬歇爾和國務院的政策現在一旦翻案，這將是一個重大的欺騙。」

素以愼重和自負的英國外交，這次是下錯了棋子，有苦說不出。七月十九日「經濟學者」周刊露骨的警告英國人民說：「馬歇爾計劃一詞對於英國人民包含着一個嚴重的危險性，這危險性相等於一九三〇年時代『集體安全』那個名詞——在存在之前誤認爲已經是事實了。」

這警告發出不久，金元荒的風暴毫不容情的襲擊英倫，展開了肅殺蕭條的歐洲之秋。回首過去三月，竟是一個「仲夏夜之夢」！

難治的西歐

讓我們回過來看看歐洲。

西歐合作會議雖則在和諧的空氣中進行，但是也暴露了很多難於解決的問題。最基本的是歐洲分裂之後，西歐能不能成爲一個有能力復興經濟集團。這裏我祇要重提上面所引「論壇」周刊在巴黎會議沒有失敗之前所說的話就夠了。「失敗的代價簡直是不可能計算的。」

原來，歐洲東西兩部在經濟地理上是不同的。包括在西歐區域裏的經濟中心以往是以魯爾的煤礦做中心發達出來的工業基礎，在食糧和工業原料上並不自足。現在英美法所占領的德國整天在鬧糧荒，假如東歐的糧庫被封鎖了，西歐的食糧祇有倚賴海外供給，主要是美國和加拿大。這幾個海外的產糧國同時却有很高，比西歐更高，的工業水準，他們不需要工業製造品。於是問題也成了用什麼東西去購買美加的糧食了。工業原料自給都不夠，當然談不到輸出。——這是西歐單獨復興的基本阻礙。

假如美國決定來援助這本質已經不平衡的西歐了，美國能出多少力量來援助呢？現在我們還不知道西歐復興所需的總數。依美國下院外交委員會的猜測，蘇聯除外，歐洲十八個主要國家除去了他們手上所有黃金準備和美匯，一九四七到四九的三年中一共需要一百七十億美金。每年得借出五十到六十億元才能滿足歐洲的需要。美國當然還要顧到南美和亞洲，如果一起加起來，將要在美國全部輸出的一半以上。美國人民肯這樣慷慨的貸出這筆款麼？從經濟着眼，美國如果不貸出這樣大的款，輸出即將降低，可以影響國內的就業。但是解決這生產過剩的問題，也不祇有對外貸款一法。美國近來已有保持國力，用國內市場來代替國外市場的說法。政府可以創造購買力使生產力不致下降。一般的猜測，美國即使決定向歐貸款也不會是很大的數目。可能的是美國國會授權政府轉讓物資，不是美金，而且限於剩餘的物資，有一點像轉讓剩餘的軍火。八月九日「新政治家」周刊說：「在歐洲需要最大的時候，美國的援助可能是最小的。」

如果美國不能有求必應，並不能充分的滿足每一個國家的需要時，西歐集團中爲了個別的生存要求也必然要起爭執了。英國在貝文從巴黎回來時，已經有人問他：是否將犧牲英國去成全歐洲？從整個歐洲看經濟情形，最嚴重的當然不是英國，也不是法國，而是德國佔領區。可是英國人民是否願意等德國人生活提高到和他們差不多時，再輪着自己呢？口頭上儘管可以抨擊自私；每天吃飯時沒有肉，冬天到了沒有煤的時候，好聽的名詞是吃不飽穿不暖的。

英國在金元荒的風暴下已開始想單獨和美國商量借款了。這單獨行動顯然是和巴黎會議的精神相違反的。如果英國單獨行動發生了結果，試問其他西歐國家還肯不爭先解決自身的急切需要了麼？

即使這離心力量能不致強大到個別叛變，西歐復興計劃裏還有一個很嚴重的暗礁。我已經說過西歐的經濟地理中決定了魯爾區的重要性。而魯爾區却是在佔領之內。爲經濟打算，魯爾的工業必需恢復，尤其是煤礦。這一點是沒有人能否認的。但是這却牽涉到政治問題了。英美法三國觀點的距離相差很遠。法國根本上是反對復興德國的，兩次戰爭的經驗使他們不能不把安全列爲第一。他們要求把魯爾的煤運到法國來煉鐵，不贊成像以前一般把鐵沙運到魯爾去熔煉。在法國立場上說這是非爭不可的，因爲鋼鐵工業是國防工業的基礎。英國却堅持以德國人民作主的社會主義原則來經營魯爾的煤礦。他們相信祇有給工人以集合的所有權才能保證生產效率和不致重現戰前以托辣斯做基礎的侵略政權。現在魯爾是在英國的佔領之下，可是生產效率却極低。美國就藉口反對社會主義的經營方式。美國的佔領軍司令克蘭將軍曾公開攻擊英國，美國陸軍部派去調查魯爾的摩思的報告，迄今被國務院壓住沒有發表。美國軍部背後是

美國貸款來復興西歐經濟，其勢非通過美國大企業利益之門不可，可是他們是否願意把魯爾拱手交給美國的托辣斯呢？英法的人民對此是很堅決反對的。誠如西諺所說：「乞丐是沒有選擇的。」但是西歐的人民却不能不問，所討得的是什麼呢？如果是美國經濟的霸權，憑什麼要這樣低頭？這豈不是成了歐洲給美國的禮物而不是美國給歐洲的援助了麼？送禮物還需要這樣低聲下氣，真不易使人心服了。

「鐵幕」之東

在西歐問題重重之下，聽到馬歇爾計畫被美國國會擱置的消息，怎能不遙望東歐，說出七月十八日「旁觀者」周刊充滿着懊恨的話呢？他說：「蘇聯的撤退是歐洲的重大割症，在幾年之內祇有獲得一切可能的援助才能恢復。……沒有人願意和蘇聯決裂，每個人都希望有一天能重新合攏。也許這決裂是總會來的，但是沒有疑問的，從經濟和政治上說，馬歇爾的演說是促成了這事的實現。」

貝文放棄東歐鑄下了大錯，這在事態的演化中愈來愈看得清楚了。當莫洛托夫拂袖東歸時，英國的輿論所惋惜的是莫洛托夫白白地為了成見，拒絕了分得一杯羹的機會。但是等馬歇爾計劃今冬實現的希望消逝後，對於莫洛托夫的先見未免有一點酸意，更因為東歐經濟集團間短期中互相簽定了商約，不能不自歎冤枉了。

「旁觀者」周刊八月八日曾說：「雖則沒有人懷疑政治的歧異在蘇聯拒絕參加合作的決定中所具的重量，但是如果認為這種態度全出於消極的考慮也是錯誤的。」現在才知道在莫洛托夫到巴黎來之前，東歐國家已經有了東歐的復興計劃。他到巴黎來是要看馬歇爾計劃是否可以對於已定計劃加以補充；等他發現他如果參考全歐計劃，將要放棄原有計劃時，他毅然決然地走了。蘇聯的政治是現實的。他並沒有因主義的不同而放棄過尋求向美貸款的機會。他的惟一願望是復興。東歐的復興計劃是蘇聯自身復興所賴的。莫洛托夫不肯以實現的方案換取空頭支票，現在看來是聰明的。

自從從納粹手上解放之後，東歐的國家在經濟上已經和蘇聯發生了極密切的聯繫。波蘭的輸出中有百分之五十一是運往蘇聯，輸入中百分之七十四是來自蘇聯；南斯拉夫、匈牙利、羅馬尼亞、保加利亞的情形相似。捷克和芬蘭的對外貿易則偏重於西歐國家。在這許多小國間的貿易在過去却極不發達。東歐[illegible]已經加以延長；芬蘭已同意交換紙漿和煙草及鉻砂，捷克將供給保國機器和車輛，並向保購買水菓和煙草；更重要的是波捷兩國已決定揩棄前嫌，同意簽定五年的長期商約。蘇聯允許波蘭動用蘇聯的黃金準備，使波蘭能購買外貨。蘇聯又在西歐合作會議開幕來允許供給捷克鐵砂和棉花。——這就是被稱為莫洛托夫計劃的內容。

波蘭和捷克本來據說是被馬歇爾計劃打動了心的。但是事實上他們不能不選擇東歐的集團。我說「事實上」並不是政治上的意義，而是經濟上的意義。在馬歇爾計劃中，歐洲的工業的中心將是在英國和大陸上的魯爾區。波蘭捷克所能取得的地位是供給工業原料和發展農業。這是波捷所不甘心的。在現在生活程度有着很大差別的情形下，接受工業西歐和農業東歐的公式顯然是無利於東歐。在莫洛托夫計劃中，波捷却處在工業區內。捷克的重工業本來是有基礎的，波蘭有煤和化學工業，這兩國聯合起來可以供給東歐內圈的工業品。因之，他們歸回了莫洛托夫計劃。

戰後的歐洲糧食的匱乏已成了每個人所最關心的威脅。今年東南歐的農業國收成並沒有預期的好，到了冬天，即是在東歐的圈子中，還是離於自給，和蘇聯合作是得到糧食的保證。蘇聯已經開始竭力儲藏糧食，在西歐的糧荒到來時，東歐將有充足的麵包可吃。這是莫洛托夫對付馬歇爾最強的王牌。

東歐在經濟上比了西歐易於達到自足的程度，雖則水準較低。一九三六年納粹包圍蘇聯時，他的對外輸出祇是全部生產的千分之八。這是和英國不同的要點。大體上東歐和西歐的區別也是如此。蘇聯和東歐是可以關起門來的，祇要他們願意開了門而有利，他們才開；他們並沒有把歐洲的資源去貢獻給美國大企業家來開發的必要。這也是美國心目中最可恨的鐵幕的經濟基礎。

西歐沒有了東歐是困難的。目前英國和波捷有着重要的貿易。荷蘭和每個東歐國家都有往來。法國是波南的重要顧客。波蘭的工商部長密克曾說：「在過去兩年波蘭所接受的輸入比了上次戰後的五年還多。這並不是別國對我們更友好了，而是他們更需要我們的輸出。」——西歐國家如果借得了美國的貸款，是否值得和東歐隔斷，還是問題。如果為了一個不一定兌現的諾言，而放棄東歐的糧食和工業品的主顧，這代價真是無法計算了。

本來，世界分裂成不合作的集團是愚蠢的，這分裂發生在經濟地理上不能分的歐洲更是愚不可及的事。既分之後，要重歸於合，却非一言可致的了。巴黎會議中貝文的輕率是政治家的一個教訓！英國在金元荒中應當能充分的認識還是個無可饒赦的大錯。

八月三十一日於清華園

論徵用豪門富室在外國的資產及徵用的技術問題

韓德培

毫無疑問的，我們的政府現在是在鬧窮。八年的抗日戰爭結束之後，緊接着又是空前慘烈的「戡亂」戰爭。國家的財源既日形枯竭，於是政府的財政也就漸漸走近羅掘俱窮的地步。現在政府汲汲於乞援美國，希望美國快快給我們若干借款，原自有其苦衷。這次魏德邁將軍來華考察，所到之處，政府的重要人員那樣地侍候唯謹，奉若神明，也就是看在「錢」的情分。雖然魏氏臨行時曾將政府奚落了一番，但政府還是力圖辯解自飾，以待好音。其實政府如要從開源方面解決當前的鬧窮問題，縱不乞援美國，也並非全無辦法。一個非常有效的辦法，便是徵用豪門富室在外國的資產。

報載全國經濟委員會頃已決定徵課一種所謂「建國特捐」。這雖不失為辦法之一，但截至筆者執筆時為止，據報紙所透露的簡單消息看來，這種特捐似乎並不「特」到怎樣了不起的程度；而且徵課的對象，還僅僅以自然人為限，而不及「法人」（例如公司），似乎又是故意開了一個「特」大的後門。這種特捐，對於所謂「豪門資本」，將不致有什麼特別嚴重的影響，實在不足以滿足今日國民的普遍要求。而以目前府庫之空虛，國用之浩繁，單靠徵課這一點特捐，也恐怕不免杯水車薪，無濟於事。

據八月二十三日合衆社電，魏德邁將軍曾在蔣主席官邸的一次茶會上表示說：中國私人在美國的資產總額，達美金十五億元之鉅。這是僅指在美國一國的中國私人資產而言。若將在其他外國的中國私人資產合併計算，其總額當還不止此數。這些資產中的絕大部分，必為豪門富室所有，殆可斷言。記得傅孟眞先生曾經說過：如將豪門資本沒收充分，足敷穩定民國三十七年全國金融之用。這決非誇大之詞。如果政府認眞從這一筆鉅大的資產上痛下決心，依照本文後面所建議的方式予以徵用，其所得必大有可觀，當屬無疑，尚何須向外國求援，仰人家鼻息，看人家顏色？

近年輿論界對豪門資本的作惡多端，已開始作公開的抨擊，而在國民黨的中全會，國民參政會，立法院院會，以及最近全國經濟委員會所主持的座談會中，也曾先後有人提出對付豪門資本尤其在國外的豪門資本的種種辦法。然而，政府對於此點，至今尚未拿出任何切實有力的措施。是政府沒有決心？還是技術上尚待研究？

政府如徵用豪門富室在外國的資產，自然是一件轟動全國甚至全世界的大事。要做這樣一件大事，就非具有極大的決心不可。根據以下的種種理由，筆者覺得政府應該具有這個決心：（一）過去我們總慣說：中國人祗有大貧與小貧之分。在過去，這可說是事實。然而經過這八年的抗戰和戰後繼續的混亂與不安，現在的中國人，已不再是大貧與小貧，而却已形成豪富與赤貧的顯明對照了。這是一個非常不幸的現象，但却也是一個無可否認的事實。抗戰前的大學教授們，可說屬於社會的中上階層，而現在却是：「食難充饑，衣不蔽體，本身營養不足，妻兒啼饑號寒。」（北大清華教職員最近對教部朱部長之沉痛表示，見八月廿五日上海大公報社評）。大學教授們的生活是如此，其他比這些敎授們的生活更苦更慘的人，在全中國尚不知有多少。這些人現在對國家所能奉獻的，就祗剩有「營養不足」或瘦骨嶙峋的一條老命了；至於說到對國家經濟財政上的負擔，他們自然無能為力了。政府既需財孔亟，尤其需要大量外匯，難道不應當專從那些在國外有資產的豪門富室身上去打主意？（二）現在政府所實行的糧食「徵實」和「徵借」辦法，完全是以農民為對象，要農民來負擔。以「徵實」與「徵借」合併來說，他們在一年之內，便應出兩年的負擔。以稻穀計算，他們今後一年之內應繳解的食糧，約八千萬擔，約佔預計中今年全國秋季稻穀產量的百分之八強。再加上地方的徵派，官吏的盤剝，及公糧在繳解過程中的種種損耗和用費，農民的眞實負擔，事實上總不致低於全國稻穀產量的百分之十二（參閱八月廿一日上海大公報社評）。在農村普遍凋敝的今日，這是一副多麼沉重的負担！而在另一方面，那些在外國有資產的豪門富室

多負担一些什麼？爲什麼不應當強迫他們多多負担，而偏在貧苦無告呻吟待斃的農民身上抽筋括血？再說在這年頭，通貨繼續膨脹，各種各樣的「物」也都在繼續漲價，唯有這「萬物之靈」的「人」，却不但不會漲價，而且還在天天貶値。靠薪水維生的公教人員，眼看着每月薪水所能購買的「物」一天天在減少，而無可如何。毋怪北大教授周炳琳先生最近在招待朱部長的茶會上很憤慨地說：現在「戡亂」戡到我們身上來了。在今日的「戡亂」政策之下，「物」的漲價，「人」的貶値，就是無形中加重了一般國民尤其薪水階級對國家的負担。但是那些豪門富室却有他們不受通貨膨脹影響的國外資產聽其調度，爲其生利，供其揮霍。他們對國家的負担又在那裏？爲什麼不可以特別加重他們的負担，而却讓他們逍遙自在，享受國家特殊的優遇？（三）抗戰八年中，多少善良的老百姓，死亡的死亡，失蹤的失蹤，縱然僥倖未死，也都妻兒離散，田園殘破，衣服用物幾乎典賣精光；抗戰結束後，由於國家多故，瘡痍遍地，大都仍是孑然一身，別無長物，靠着自己的血汗，辛勤勞作，艱苦度日。但是請問有幾家豪門富室受過這同樣的災害？抗戰中不但受害最少以至絕無、而且還乘機大發國難財的，還不是那些神通廣大的豪門富室？試看抗戰後舉國上下，除了他們以外，有幾個人能操縱金融，左右物價，並會在不久的過去，一度掀風作浪，使全國國民的生活都受到極度劇烈的震動？所以過去的抗戰，可以說對於這些豪門富室，最爲有利。今日的「戡亂」，也不妨作如是觀。將來「戡」勝了，照樣還是他們最佔便宜。現在全國的一般老百姓，在徵兵徵糧之下，連他們僅有的一點人力和物力都要供奉出來，爲什麼不可以由政府把這些豪門富室在外國的資產拿出，以濟國用？（四）這些豪門富室的資產，可說都是來路不正，或來路不明。中國尙非一個工業國家，新式工業，寥落可憐。這些資產，有多少不是他們利用特殊的權勢，從巧取豪奪或貪贓枉法中來？我們如將他們歷年的正當收入計算一下，他們的資產總一定有限，決不會有如現在引起中外注目之鉅大數字。他們現既擁有如許資產，這就足够證明它的來路大有疑問，大不光明，用不着另舉什麼證據。如要一定舉證，這個舉證的責任應該由他們負起，就是由他們負責證明他們現有的鉅額資產是從合法正當的收入積聚而來。假如他們舉不出充分的證據來證明這一點，則政府徵用他們的這些非分之財，豈得謂爲過分？（五）從前軍閥括地皮，括來括去，他們所括的民脂民膏，都還是放在國內，決不送到國外，所以還可算是中國人自家的東西，轉來轉去，老百姓還多少可沾點油水。現在這班豪門富室精明厲害多了。全國老百姓的脂膏，被他們少數人括去以後，就一古腦兒換成外匯，送往國外，託庇於洋人的治下，倚仗着洋人的保護。不但中國的老百姓沾不到一點油水，就是中國政府也屬無權控制，奈他不得。像這樣將全國的大量財富竊爲已有，再私行運送國外，使國家喪失了一大宗可以運用的資產，簡直可視爲一種叛國行爲。政府如對此等資產予以徵用，誰曰不宜？從以上諸種理由看來，假如今天我們能舉行一個眞正可靠的民意測驗，恐怕不贊成徵用豪門富室在國外的資產的人，爲數決不會很多。政府如果不是一個專爲維護豪門富室的利益而存在的政府，實在無須有所顧忌，而應拿出最大的決心，對豪門富室在國外的資產首先予以徵用。

有了上述的決心，才應討論到徵用的技術問題。關於本文所說的徵用資產，有幾點必須先行略加解釋。（一）所謂徵用是指由政府徵發自用，並無補償。如將它和「徵兵」「徵糧」相提並論，大可簡捷稱之爲「徵資」或「徵財」。（二）徵用的對象，自以國內一般公認的豪門富室爲限，但決不僅限於自然人。凡豪門富室以法人或其他團體的名義享有某種資產者，亦一律包括在內。（三）徵用的對象，決不限於現金或存款，他如股票、公債股或其他有價證券、房屋、土地、林礦等等一切可以變爲資金的動產及不動產，也都包括在內。（四）徵用的標準，如依美金計算，可卽以五千元爲徵用的起點。五千元以下者，免予徵用。超過五千元者，第一個五千元（免徵之五千元除外不算）或不足五千元者，徵用其百分之五十；第二個五千元或不足五千元者，徵用其百分之六十；第三個五千元或不足五千元者，徵用其百分之七十。如此依次遞增，從第六個五千元或不足五千元者向後計算，就都是徵用百分之一百了。因此每人的資產，無論多至若干，經徵用後所剩餘的最高額，便決不會超過一萬二千五百元。這一萬二千五百元是「酌留家屬生活必需費」之意。

要徵用豪門富室在外國的資產，在技術方面，可能採取的方式約有以下幾種：

第一是當事人自願的方式，就是由豪門富室將他們在國外的資產總額，自動坦白地向政府申報，並聽由政府加以徵用。但是，誰敢相信，並担保他們能這樣慷慨？這種方式，不啻與虎謀皮，事實上決難奏效。所以這種方式，殊不足取。

第二是外交的方式，就是由我國政府請求外國政府協助，將豪門富室在該國的資產，代爲徵取，再轉移給我國政府。假如這在事實上可以做到，定可省却不少的麻煩。無如在事實上，這却是萬難做到的。一般人都明白，我國豪門富室的資產，現在多係集中於美國一國。而美國這個國家，對於私有財產的保

護，又極為周密。美國聯邦憲法修正部分第五條和第十四條，都曾以明文規定：任何人的財產非「依法」即依所謂 due process of law（此詞含義甚廣，賅美國法院的解釋，不僅指正當的法律程序問題而言，且兼及正當的法律內容或實體問題，故勉強籠統地譯為「依法」）不得加以剝奪。假設美國政府循中國政府之請，貿然做去，美國政府的行為，便足以構成違法行為。不但有關係的美國國民，可向美國法院起訴控告，就是有切身利害的中國豪門富室，也同樣可向美國法院起訴控告，受法律上與美國國民相同的保障。因此我們可以推想，美國政府決不致接受中國政府的這種請求。所以這種方式也不足取。

第三是司法的方式。這又可再分為兩種方式來說：一種方式是由政府以追索應納的稅捐為理由，把豪門富室當被告，去向美國法院起訴。然依美國法院的判例，這種涉及執行外國即中國徵稅法律問題的案件，它們是不予受理的。所以這第一種方式是行不通的。另一種方式是由政府先依司法程序從國內法院取得一個判決，然後再持此判決請美國法院予以執行。但美國法院也可能根據種種理由而予以拒絕。它們可以說這是涉及執行中國即中國徵稅法律問題的判決，所以不予執行。它們也可以說中國政府徵用資產的這種辦法，是違背美國法院所在地的所謂公共秩序（Public policy），所以不予執行。它們甚至還可根據美國法院對管轄權（jurisdiction）的觀念，說中國法院無管轄權，而不予執行。所以這第二種方式，也是很難行通的。可見這種司法方式，也不合宜。

第四是政府強制的方式。上面所舉的三種方式，或須賴豪門富室當事人的自願，或須賴外國政府或法院的協助，都屬難於採用，已如上述。至於這第四種方式，卻主要有賴於中國政府自己行使其強制的力量。這種方式着重於以下幾點：（一）首先由中國政府與外國政府協商凍結國人在外國的一切資金，並宣告凍結之日起，他們所有關於在外國資產的一切權利轉讓行為，須經中國政府核准，始生效力，如此庶可防止豪門富室的資產發生隱匿或逃避情事。（二）迅速開始調查國人在外國的資產實況，而對於豪門富室用別名或他人名義所存的存款及購置的產業，尤須特別嚴密查察；並須用重金懸賞的方法，獎勵中外人士的告密。（三）公佈調查所知的豪門富室的姓名及其在外國的資產數額，限期命其依徵用標準如數繳納；允許其在規定時期內提供真實可靠的反證，以證明其資產的來源為合法與正當。（四）嚴禁上述的豪門富室當事人出國，必要時得加以看管。其已出國者，須限期令其回國。如無正當理由而逾期不回者，即調銷其出國護照，或於可能情形之下，委託外國政府遣送回國。凡可能為其財產繼續人之親屬，亦同；因恐萬一當事人死亡，其繼承人仍可能在國外依外國國際私法上之規定，而安然享有其繼承之財產。（五）凡抗命不於規定期限內，依政府所定的徵用標準，繳納其應繳納之資產數額者，以嚴刑處罰，並得處以極刑。如此始足以儆戒其餘，而使其聞風就範。

這最後一種方式的主要特點，便在將豪門富室的當事人，嚴禁於國境之內，再用政府的強制力量，逼迫他不得不把他在外國的資產自行拿出，聽受政府的徵用。傅孟真先生論及他所痛恨的豪門富室時，曾主張「拼諸四裔不與同中國」。對於傅先生疾惡如仇的態度，筆者是十分贊佩的，但對於這種跡近「放生」的辦法，卻不敢附和。這第四種的方式，是一種以人為質的方式，實施起來，較諸其他三種方式，應該易於生效。

政府目前似乎尚無徵用豪門富室在外國的資產的決心。筆者無已，倒願屬望於今年年底的國民大會。這一個代表國民的偉大集會，如果真為國民和國家的前途着想，除了通過憲法而外，有兩件最大的事極值得努力去做：一是迅速地切實設法覓致全國的和平，二便是堅決地主張徵用豪門富室在外國的資產，並嚴密地監督其實施。假如這兩件事能因此一併實現，則徵用所得的這筆鉅資，可以不致再送入槍膛炮口裏去，而可用諸經濟及文化事業的積極建設方面，那就是我們國民和國家的無上幸運了。

（八月卅日）

工業化過程中的資本與人口

吳景超

一

我們提倡工業化的人，其中心的願望，就是想以機械的生產方法，來代替古老的筋肉生產方法。機械的生產方法，其效率超過筋肉的生產方法，事實擺在目前，實在太清楚了，不必多來討論。不過機械的生產方法，還是手段，我們想達到的目標，還是高水準的生活程度。一個國家裏的人民，其生活程度的高下，當然受很多原素的影響，但其中最重要的原素，莫過於生產方法。生產方法的優劣，決定工人的生產效率。生產效率的高低，影響工人的生活程度。

在今日的中國，如想提高人民的生活程度，決不可忽略生產方法的改良。

所謂生產方法的改良，從另一個角度看去，就是增加資本的供給。機械是資本中最重要的部份。假如我們把各種不同的機械，都以金錢來計算，那麼每個工人所能控制的資本的多寡，就可表示機械化的深淺，也就可以表示生產方法的優劣。一個中國鄉下的鐵匠，他所控制的資本，或者說，他所利用的工具，其價值是很低的，所以他的生產效率，也隨之而低。在美國一個鋼鐵廠中，每個工人所控制的資本，也就是說，他所利用的生產工具，其價值是很高的，所以他的生產效率，也隨之而高。我們再從農業中舉一個類似的來說明此點。一個華北的農民，他所控制的生產工具，如鋤、耙、犂、鐮刀等等，其總值是有限的，決不能與美國農民所利用的电引機，播種器，收割器等相比；因此兩個國家農民的生產效率，也大有差別。這種差別，是影響生活程度的主因。

美國的資源委員會，曾根據一九三五年的統計，算出在每項實業中，美國每個工人所能利用的資本，其數目如下：

實業名稱	每個工人所能利用的資本（單位美元）
公用事業	一一、九〇〇
鑛業	八、七〇〇
農業	三、九〇〇
工業	三、七〇〇
勞務供給	三、七〇〇
商業	二、〇〇〇
平均數	四、六〇〇

一個工人，專靠兩隻手，其生產的能力，是有限的，但是在兩隻手之外，如以資本來協助他，那麼他的生產能力，可以加增若干倍。英國鑛業工人的生產能力，與別個國家比較，算是高的，但在美國工程師的眼光中，以為英國鑛業中，犯了資本不足的毛病。換句話說，英國的鑛業，特別是煤鑛業，機械化的程度還不高。現在英國的煤鑛業，共用七十萬另九千工人，每年產煤一億八千二百萬噸。假如英人能在煤鑛業中，再投資二億鎊，那麼只要用四十五萬工人，每年便可產煤二億五千萬噸。每一個煤鑛工人，在投資之後，其生產效率，可以提高一倍。工業化與資本的關係，這些統計已經替我們說得很清楚了。

二

我們無妨借用美國的統計，來算一下中國工業化中所需要的資本。假定中國的人口，為四億五千萬人，其中就業的人數，為百分之四十，即一億八千萬人。此一億八千萬就業的人，如每人給以四千六百元的資本，以協助其生產，即需資本總量八千二百八十億美元，此數等於美國一九四〇年的國民收入十倍以上，或一九四五年的國民收入五倍以上。

此龐大的資本需要，幾乎可以說是無法滿足的。此項資本的來源，不外兩途，一為靠自己儲蓄，一為向國外借貸。但中國因為大多數的人都是貧窮的，所以儲蓄的力量很低。根據中國農業實驗所的報告，中國的農民，有一半以上是欠債的。這些人不但沒有儲蓄，而且每年的消費，還超過其收入。他們以借貸的方法來補償收入的不足，因而使那些有儲蓄的人，不能以其儲蓄來投資，而是以其儲蓄借與他人，滿足消費上的需要。在這種情形之下，如要靠我們自已的儲蓄，來滿足工業化上的需要，不知要等到何年何月了。中國有儲蓄的人，估總人口的百分之幾，我們無法知道。美國的經驗，告訴我們，每年收入在二千元以上的家庭，才開始有儲蓄。二千元以下的家庭，每年的消費，都超過收入。收入愈少的，欠債也越多。每年收入在五百元以下的家庭，平均每年要欠債三百二十元。收入在五百元至一千元的家庭，平均每年要欠債二百另六元。假如這種情形，也在中國發現，那麼國內能夠儲蓄的家庭，其百分數一定是很低的。這些人即使勤儉度日，其儲蓄所得，離我們的需要，眞是太遠了。

假如靠自已的儲蓄，不能產生我們在工業化中所需要的資本，那麼向外國借貸的希望又如何？誠然，在中國政治問題解決之後，向國外借貸成功的可能是很大的。但是我們的胃口太大了，沒有一個國家，可以填滿我們的慾壑。美國即使每年借十億元給我們，十年也不過一百億而已，此與八千二百八十億的需要比較，相差還是很鉅的。

由於以上的分析，我們可以斷言，在最近的兩三代，我們即使朝野一心，努力於工業化，但是我們每一個工人平均所能利用的資本，其數目必遠較美國為低，因而我國工人的生產效率，也必然不能與美國工人比較。結果也必然是：我國工人的工資低，生活程度也低，決不能達到美國勞工的生活水準。

為說明這一點，我們可以從紡織業中舉一個例子。美國現有棉紡錠二千三百萬枚，但運用此龐大紗錠之工人，只有七萬左右。中國現在的紗錠，不過美國的五分之一，但紗廠中的工人，却不只一萬四千人。朱仙舫先生，在其三十年來中國之紡織工業一文中，假定中國以後要添置棉紡錠一千萬枚，共需工人約二百萬左右。這個具體的例，說明中國的工人，將來也難希望控制像美國勞工所控制那樣多的資本，以協助其生產工作。

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願意提出現在一般人所不願討論，或有意忽略的一個問題，那就是中國人口的量的問題。中國人口的量，與工業化所需資本的多寡，是有密切關係的。我們在工業化的過程中，需要資本那樣多，完全是因爲我們人口的數目太大。假如我們不減少人口，而減少資本，那麼我們工人的生產效率，必無法與美國相抗衡，此點我們上面已經說明，不必辭贅。但是假如我們的人口減少，我們資本的需要也就減少了。假如我們的人口只有一億人，其中有四千萬人就業，那麼我們的工業化，爲想達到最高的效率，也只須資本一千八百四十億美元，這是一個比較易於達到的目標。

英國以提倡社會安全出名的俾佛利支先生，曾有一篇文章，說明他的烏托邦的內容。他說，在他的烏托邦中，人口比現在要稍少些。他希望英國只有五百萬人，而中國則只有三千萬人。假如中國只有三千萬人，那是同漢唐時代的人口差不多了，我們的生活，一定比現在要舒服得多，一切的問題，也都容易解決了。不過減少中國的人口，使其退回到三千萬人，不是短時期內所能做到的事，正如使中國人民，儲蓄八千二百八十億美元，不是短時期內可以做到的事一樣。但是我們希望政府，以節制生育爲其人口政策，規定各地辦衛生事業的人，凡在各地努力降低死亡率的人，都應同時努力，降低人民的生育率。換句話說，我們要各地的醫生，把節制生育的各種方法，傳佈到中國每一個角落。假如每一對成婚的夫婦，生育子女，不得超過二人，則在目前的死亡率之下，將中國的人口，降低爲二億人，其可能性要比儲蓄美元八千二百八十億，要大得多。

三

我們現在願再作進一步的討論，即假定中國儲蓄八千二百八十億美元，是一件可能的事，再看此事對於中國工業化的影響如何。當然，假如中國境內，可以利用的資本有那樣大，工人的生產效率，一定可以達到很高的水準，因爲他們的生活程度，也可提高到很高的水準。但是有一件事要注意的，就是中國的資本還沒有發達到這個程度之前，就要發現中國國內的資源不够用了。在機械化的生產方法之下，農業，鑛業，以及利用國內資源從事製造的工業，其吸收就業人口的能力是有限的。譬如在機械化的農業生產方法之下，農業中大約只須要一千萬的就業人口。假如土地不加增，而只加增農業中的就業人口，必然會降低農民的生產效率，因而降低他們的生活程度。在各種實業之中，只有工業，如能從國外覓得原料，又在國外覓得市場，那麼他的擴充，是不受國內資源所限制的。譬如我們如只利用國內土地上生長的棉花，也許我們只能設置紗錠一千萬枚或二千萬枚。但是我們如能從國外運入棉花，又能在國外覓得棉紗的市場，那麼我們的紗錠，即使加至三千萬枚，或六千萬枚，亦無不可。工業擴充到利用國外資源的階段，則運輸業，金融業，商業，以及勞務的供給，都可以隨之而擴充。英國就是走了這樣的一條路。英國在一九〇七年，其國內的生產，有百分之三十點五，是輸出國外的，到了一九三〇年，也還有百分之二十二的生產品輸出國外。他們的棉紡織業，可以說大部份是靠國外市場而生存的。在第一次大戰以前，英國的布在國內市場中只能銷去七分之一。紡紗所用的棉花，則完全來自國外。美國與英國，在這一點上，是大不相同的。美國的生產，只有百分之五，是銷往國外的。

假定資本不成問題，那麼走英國的路，以提高龐大的人口生活程度，也未常不是一個好的辦法。可惜這條路并不好走。不好走的原因，除了資本問題擱開不談外，國外市場，早已有人捷足先登，我們這些後進的國家，已難有插足的餘地。即使可以插足，這種生活方式的危險性也是很大的，英國紡織業的沒落，便是一個驚心動魄的例子。我們的紡織業，如生存在國外的市場上，則別國自己發展其紡織業，或另外一個國家來加入競爭，或輸入國提高關稅，或戰事發生阻礙了交通，都可以給我們的紡織業以致命的打擊。所以在天下還未一家的今日，工業的市場，應當注重在國內，國外的市場，只可置於次要的地位。假如這點判斷是可靠的，那麼中國工業所利用的資源，應當大部份由國內供給，其產品也應當以大部份在國內的市場中銷售。在這種情形之下，工業吸收人口的能力，也就是有限制的，與農業鑛業相同。

四

以上的討論，意在說明在中國工業化的過程中，人口的龐大，以及資本的缺乏，爲我們將要遭遇的巨大困難。這兩種困難，也許是可以克服的，但需要相當的時日，而且還需要合適的政策。只要我們開始降低生育率，開始以資本來輔助勞工的生產，那麼人民的生活程度，總可以往上升的。可是上升的速度，不能期望其太快，而且在兩三代之內，想趕上英美等國家，大約是不可能的。

八月二日于清華園

寫在『爲中國的農業試探一條出路』的前面

陳衡哲

約在一個月前，有五位中國的學生來看我。他們都是政府派來，現在在美國的中部及西部專學農業工程的。我和他們談了兩點半鐘。我發見他們都是有誠意、有理想的熱血青年；而且也有苦幹的精神。在現在的留美學界中，這樣的青年是不常遇見的；我感到無上的興奮與安慰。

但他們都感到苦悶，感到沒有出路。他們要回去，他們不能爲一己的安適而留連在此，像許多學成的中國學生一樣。但回去之後怎辦呢？他們不願作官，他們也不願教書，因爲他們已經有了一個確定的企願，那便是：用實地工作的方法，去改善中國的農民生活。我又發見他們所崇拜的，是李儀祉先生和范旭東先生一類的人物；因此，我也相信，他們的眼光與步驟都是不錯的。

我對他們說，『我一定盡力給你們以道德上的支持。我也有一點建議：我希望你們趁尙在讀書的時候，先團結起來，作一種團體生活的練習。』他們說，『我們已在實行了，我們一共有二十餘人，我們每兩個星期聚會一次，來討論各種的問題。』我說『好極了。』有一位說，『但我們怎樣能保持這個團體精神呢？又怎樣能使我們每一個人，將來都能不爲名利所誘呢？』我說，『古人說的，「君子和而不同」：我希望你們對於他人，要儘量容忍私生活的不同；而對於自己，却又須儘量忘記小我，以貢獻於大我。至於保持團結與防備腐化，我想，最好是先把那領袖慾撲滅了，而把事業與眞理作爲終身努力的引路燈。』最後，我請他們回去以後就擬出一個草案，給我寄來，我再看怎樣辦。結果是他們前天給我寄來了這份『創辦生產農場芻議』。

以上是這個『芻議』的源起，現在再說我寫此『介紹語』的理由。

第一，我年來凡對美國人演講或談論中國問題時，總是對他們說，『在此次九年苦戰中，只有智識份子及農民守住崗位的，（少數敗類除外）；而他們爲國家所負的担子也特別重。所以中國的希望，也就在這兩種人民；但這兩種人民却必須聯合起來，方能發生力量。』不意我的這個看法，恰與這個『芻議』的精神符合；而且這『芻議』還提出了一個智識份子與農民合作的具體方案。因此，我願爲牠作一點介紹，以表示我個人的贊成。

第二，這個『芻議』有許多値得特別注意的地方，現在隨便舉幾個例子：（一）牠是主張『從技術方面着手，以增進農民的經濟生活。』；而把農村教育放到了輔助的地位。這是很合理的。（二）牠一方面爲智識青年謀取下鄉的途徑，一方面又把工業生產也收到他們工作的範圍去，爲農村剩餘人口將來進入工廠時，作一種預備。這是一件很好的架橋工作。（三）牠不贊成設立消費的機關，牠主張智識青年和普通農民一樣的種田；這樣，不但這兩個階級可以接近，而且他們的工作還可以自給自足。這些都足以證明，這個『芻議』是經過研究與討論的一個成熟方案，牠不是紙上談兵。

凡是一件有希望的事業，總是先有靈魂，再找軀殼的。若是單單先把軀殼做好了，再找靈魂，那就等於造好了廟子去叫鬼；即使你叫到了若干孤鬼游魂，他們與那廟子的關係也不過是一個豬飯問題罷了，他們決不是那廟子的靈魂。而且那種廟子也是決不會有靈魂的，即使那些孤鬼游魂願意牠的永遠存在！現在我看完這個『芻議』之後，却好像是看見了一個充滿活力的純潔靈魂，又好像聽到牠在找軀殼。我希望我們能幫牠一點忙。我是一個無田無產的人，所以只好『秀才人情』，把這一點『介紹語』奉送給那個靈魂。但我却希望，我的朋友中之有田有土的，看見了這個『介紹語』之後，能分出一兩份的農田來，借給這幾十位青年作試驗——幾十位願意把『血汗流在中國農民土上』的青年們。我個人願意來做他們的担保。

第三，在現在血流漂杵的中國，我們對於國內青年的反內戰、反飢餓運動，同情是不用說的。但同時，我們若能把眼光轉向其他角度去看一看，便知道，青年們的嚴重問題也並不是限於一方面的。比如這一羣在美國快要學成，而又是願意吃苦與奮鬥的青年們，他們該是國家的一筆好資本。但對於這一大羣

的有爲青年，政府把他們送來美國之後，似乎就把他們忘記了。即不忘記，至多也不過是給他們找個位置，賞碗飯吃。但是，有志氣的青年是不願抓住一隻飯碗，就拋棄他的理想的；於是他就只有彷徨，只有孤寂，只有苦悶了。國家費了許多金錢，青年們自己費了許多精力與光陰，結果卻只有垃圾堆與雜碎館的兩條出路；這不但可怪，而且也真是浪費到了萬分。豈但浪費而已，這樣的環境是會使他們灰心的，會使他們失去自信心的，甚而至於會使他們走向墮落之路的。到了那個時候，原來一筆豐富的資本，便將變爲一大筆國債了。除非中國已經不要前途，我們能讓這個情形繼續的存在青年們之間嗎？

這是一個有全國性的嚴重問題，希望關心青年與中國前途的教育領袖們，能把這個問題多多的想一想。我不久即回國了，那時希望能領教。

一九四七年八月二日　寫于美國康橋

爲中國的農業試探一條出路

——創辦生產農場芻議——

李克佐　高良潤　陳繩祖　張德駿
水新元　王萬鈞　陶鼎來　徐佩琮

中國農業的生產方式和技術，已經沿用了兩千多年，沒有多大變化。這種方式和技術，適應千百年前的國家社會的要求，自無多大問題；但是要以之應付一個現代國家的需要，就不免捉襟見肘了。

我們是一批知識青年，來美國研究農業工程，已經兩年多了。我們在學術研究和技術實習之餘，經常討論到中國農業的前途。我們認爲中國的農業兩千多年來所以沒有顯著的進步，知識份子應該負主要的責任。爲甚麼呢？

中國的知識份子自有史以來，一向是所謂「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將整個國家命脈所繫的農業，交給沒有知識的農民。試想，這樣的農業，怎麼會進步！直到今天，這種情形並沒有改變多少。許多知識份子，自命清高。做工認爲是「雕蟲小技」；經商又譏爲「逐蠅頭之利」。講到務農，又不如老農老圃。於是便祇有仕官一途了。這樣以來，國家多一個知識份子，政府便必須多設一個官位；老百姓便多增加一份負担。所以儘管裁員簡政的呼聲喊的響徹雲霄，機關和人員仍然一天比一天多。而最不幸的，作官以後，又往往是個貪官：老百姓的生活，祇有一天比一天苦；國家祇有一天比一天窮。

我們在美國兩年多以來，除了在學校讀書外，其餘的時間都是在農場上或工廠裏。在農場上，我們和農夫一起下田；在工廠裏，我們和工人一起動手。因此，我們所見所聞，感觸特多。我們看到美國的農夫，很多是大學畢業生，他們的農具推銷商，更是大學畢業生。我們不禁感到人家的農業和我們的比較起來，是人家的大學畢業生在和我們沒有受教育的農民競賽。人家的知識份子都從事生產，而我們的許多知識份子都在作農民的寄生蟲！我們覺得難過；我們覺得慚愧。因此，我們願意乘此機會，提出一個口號：「知識份子要趕快和農民攜手」。這是中國最大的希望。

本來在中國的歷史上，知識份子和農民便是國家的兩大支柱。國家的興亡盛衰，全靠這兩大支柱的健全與不健全。到今天這兩大支柱都已走到窮途末路；祇有知識份子和農民攜起手來，共同努力，才能夠打開一條生路。

可是如何攜手呢？

我們知道像我們一樣苦悶的知識青年，不知有多少。他們不怕吃苦，甘願犧牲，不求名利，祇求能夠對中國的農民有所幫助。然而，似乎都是無從下手，下鄉之後去找誰？如何幫忙？十數年前知識份子下鄉的口號就會提出過，而結果並沒有幾個人眞下了鄉，癥結在那裏？主要的還是沒有摸到路。

我們研究了過去從事鄉村工作人士的經驗；斟酌目前中國的情形，我們現在提出一條新的路線，去重叩中國鄉村的大門。

我們的路線是：首先在全國各地創辦幾個生產試驗農場；然後以生產農場試驗的結果，組織合作農場。生產農場是合作農場的雛形。生產農場的土地是

單一的，不像合作農場的土地那樣合成的。生產農場的任務是在爲合作農場試驗出一種生產方式和技術；推廣到合作農場，而達到中國農業現代化的目的。我們的手段是從技術方面着手，以增進農民的經濟生活。我們認爲一切措施，要能夠提高農民經濟上的收入，才能發芽生根，因爲經濟是一切的基礎。

，過去辦鄉村工作的人，多從教育方面入手；對於農民的經濟，並沒有直接改進多少。雖然許多人在鄉村工作了幾年，農民的生活並沒有顯然的提高。而且下鄉之後，多半先成立個機關，和農民不易打成一片；老百姓始終以客人看待。所以事倍功半，成效甚微。

針對過去的經驗，我們建議從生產入手，教育副之；不成立消費的機關，而創辦生產的農場。

這種農場，我們就叫它生產農場。它和一般的農業試驗場不同。前者是以生產爲主，以生產的一部維持工作人員的生活。後者是以研究爲主，其維持費是靠政府的稅收。前者不增加農民的負担，後者則靠老百姓的封糧納草。

這種生產農場有兩大使命：第一，爲中國的農業探尋一條出路；第二，爲中國的知識份子試探一條從事生產的途徑。但是如何才能達到這兩大使命呢？

首先我們先創辦一種試驗性質的生產農場。盡可能的應用一切現代的科學知識和技術：防旱、防澇、殺蟲、除害、氣候預測、選擇種籽、酌用肥料、引用新式農具、改良舊有農具等等。總之，我們盡一切人事上技術上的可能，看看我們的農業生產可以希望提高多少。

我們知道，中國的農民之所以窮，苛稅重賦，地主壓迫，固然是原因之一；而根本原因，還是農村人口太多，每個農民的耕地面積太小。譬如華北，每個農家的耕地，平均不過二十四市畝。豐年的收入，以戰前的幣值計，不過百五十元。一家五口，僅吃食一項，這點收入，已不足以維持適當的營養，遑論其他？假如要改善農民的生活，僅僅從育種或者其他單方面設法是不夠的。例如育種，其成效有限，即便增加產量百分之二十五，已經達到育種的極限，而實際在一個農民每年百五十元的收入裏，增加百分之二十五，也解決不了他的問題。所以我們認爲要解決中國農業的問題，必須從各方面下手：不但要改進生產的技術，而且要改良生產的方式。換言之，就是由舊式的、個人的、人力的小農制，過渡到新式的、合作式的、機械化的中農或大農制。因爲祗有中農或大農制才能利用現代的農作方法：最有效的機械，有利的輪種，有計劃的生產，有組織的農場。祗有大農場才能維持具有農業專門知識的人來工作，才能在農業專家的計劃下生產；而不像在小農制下讓農民個人去碰運氣。

但是，如何將農場面積擴大呢？

要擴大中國每個農民耕地面積，立刻就遇到兩個問題：第一在中國的舊式生產技術之下，每個人最多祗能耕種十數畝。再多了他也無力照管。第二，是失業問題。假若每個農民的耕地面積增加一倍，其餘的一半農民便失業了。這兩個問題不解決，便無從開始。

解決第一個問題的方法，可以利用新式的機械，自無問題。至第二個問題的解決方法，便是我們計劃中的第二步，就是首先創辦生產農場之後，立即在生產農場之內，設立小型工廠，從事鄉村工業，而使被農業機械代替下來的人，從事工業生產。這樣一來，不但許多農民的失業問題解決了，而且他們藉此也學到工業上的技術，待中國工業化建設需要大批技術工人的時候，他們便可立刻應命。因此，這種鄉村工廠，也是將農民從鄉村過渡到工廠的橋樑；因而逐漸減少中國鄉村的人口；同時又是爲中國工業建設者儲備技術工人的訓練所。否則，沒有技術工人，空談工業化也是徒勞。

假使這一計劃成功的話，我們便達到了中國農業現代化，鄉村工業化的目標。那時不但合作農場上需要指導員，鄉村工廠需要管理員，而且鄉村教育，鄉村衛生等等，在在都需要人。知識份子那怕沒出路呢？而且中國工業和農業現代化是相輔相成的。工業的市場靠鄉村，工業的原料很多很多要靠農業。譬如在美國，我們看到玉米就是人造橡皮、人造絲、酒精、乃龍、澱粉、噴漆、食糖等等重要工業品的原料或部分原料。在礦藏豐富的美國，尙積極提倡以廣大的農業補充有限的礦產。所以我們可以說，在工業落後的中國，祗有健全的農業，才有健全的工業。

我們說過，生產農場是一種試驗性質的農場。這種試驗不見得就會成功。但是，一切的路都是從沒有路的地方試探出來的，所以我們願意試一下，在全國各地辦幾個這樣的農場。如果成功的話，我們最後的理想是合作農場。合作農場的一切生產方式和技術，都是根據或抄襲生產農場試驗的結果；不過，合作農場是由幾個或十數個農民自己組織的，土地也是合成而分有的。合成後的合作農場，交一二人去用機械耕種，其餘的人便從事鄉村工業生產。農場和工廠的營利，以合理方法分配。

總結起來，我們所要創辦的生產農場，有以下幾個特點：

（一）以生產爲主，自給自足。不加農民的負担，不必藉靠機關捐助。

（二）不但從事農業生產，而且從事工業生產，其收入是兩方面的；而且可以不必另設農具修理廠。

（三）生產方式和技術是現代化機械化的；每個農場面積最少四十畝，合二百四十市畝。

（四）場內任何人員都須從事生產。

（五）因為是農場，不是機關，我們要和普通農民一樣的種田，僅僅生產方式和技術不同而已；所以比較容易和農民接近，打成一片。

（六）生產農場也是鄉村教育的中心。農場負責人員，在工作之餘，還要教附近農民讀書和農業知識。

（七）代國家訓練技術工人；為減低農村人口的橋樑。

（八）和農業研究機關及學校密切合作，從事部分研究。

（九）促成農民團結合作的精神。

（十）如果試辦有效，取得農民信任，和農民發生感情，便可以開始勸他們組織合作農場。

最初創辦這種生產農場，是冒着種種風險的。誰也不敢保險一定成功。而且中國鄉村生活，艱難困苦達於極點。所以最初我們不敢希望知識青年都下鄉。我們願意犧牲一切，冒着風險，不怕苦，不畏難的去試探一下，以免許多青年作無謂的浪費和犧牲。這是我們的一點意思。希望政府和社會人士給我們指教，給我們幫助，同我們合作。我們希望政府幫助的有三點：第一、政府租借給我們一百畝以上的土地一處或數處，分佈了全國各地。或為荒地，或為現有之農場，位置以交通方便為宜，如蘇北運河以東之鹼土地帶。第二、除正式的田賦外，免除一切的苛捐雜稅。同時保障我們的工作，不為軍隊破壞。第三、在可能範圍內，予以農貸。我們希望社會人士的也有三點：第一、如果有人有地而無人耕種的話，我們可以試代耕種，我們照樣交租。（最少須二百四十畝）第二、希望社會賢達和我們合作，幫助我們接洽較長期的貸款，以作開辦費。第三、給我們精神上的援助。我們也有三項保證：第一、以五年為限，屆期報告試驗結果；第二、我們不取薪水，僅由農場供給食住。工作人數因農場大小而異，在六百市畝以下者，以兩人為限：一人負農場責任，一人負工廠責任。第三、一切經費公開，每月公佈一次。

至於農場的詳細計劃。因為農業是有區域性的，因作物、土壤、氣候、地形、水準而不同。所以必須先知道農場設在那裏，才能作詳細的決定。不過，我們也作了幾個計劃，如：（一）東海渤海沿岸鹼土之開發。（二）西北畜牧屠宰罐頭業之創設。（三）華北牛奶廠及牛奶工業計劃。（四）江南灌溉中心站之設立。（五）東北大豆農場的開展。（六）南通棉農之發展等等。因各計劃作成後，曾請美國師友指教，所以原文都是英文。這些計劃用於此不一定適於彼，所以一切詳細計劃非待農場決定後不能定。

最後，我們希望政府和社會人士於談戰說和之餘，多多為中國的農民着想。並望和我們一樣苦悶的青年，多思索，少憂慮，尚行動，不空談，為自己為別人開闢一條出路。

（我們大約於民國三十七年夏返國。我們希望於回國後能夠立即開始工作。我們沒有政治立場。我們（出自中國的農村，我們還願意將我們的血汗流在中國農民的土地上），我們回國時可能攜帶一套供給一個農場應用的機械。）

一九四七年七月二十日於美國明尼蘇達大學

編者按：無論政府，社會各界，或本刊讀者，對於這個理想和計劃，表示同情，願意討論，或予贊助者，如有信件，編者願意代為轉寄，以便雙方可以直接通信。

戰後中國教育

Chinese Education: Casuelty of Peace　原刊 Far Eastern Survey Vol. 16 No. 14

Nathaniel Peffer

這次世界大戰在遠東所造成的較嚴重的惡果之一，是中國的高等教育。更確切地說，它是和平所造成的較嚴重的惡果之一。因為當中國為日本侵佔時，他的高等教育雖受到阻礙，還活躍有生氣。播遷到西部和西南部的那些大學，一直到戰爭的最後一二年為止，雖在艱困中卻還保持着活力。現在則高等教育正受到摧殘，大概多少年內難於復原。從本世紀初中國有近代教育以來，這是最壞的時期。

這個事實，我們無從自統計上獲得。若是只從印刷品上來看中國，則中國正有着顯著的進步。大學中學小學在數量上都有顯著的增加，學生數量也隨着

增加。確切統計雖不易得到，但這數量上的增加是不容懷疑的。用正常的標準來批判，應該表示着進步。所不幸的是，在事實上，這正指示着退步。它說明更多的青年男女正更壞地被教育着。

高等教育的膨漲正是它貶質的主要原因之一。另外一個原因是不合理和極度的集中管制。最後也是最嚴重的原因卻是政府——更確當地是國民黨中的統治集團——對於從小學到大學各級教育機關所加的整套壓制。現就這三項原因依次論列。

若是中國其它情形都很正常，單祇這個高等教育的突然膨漲，已足造成無法克服的困難。不問環境如何，中國在經濟上、師資上、設備上，都無法適應這突然擴大的教育機構。戰爭所給予的財富上損失，已使中國難於平衡主要的支出。即使中國具有一個世界上最好的政府和安定的政局，他也得集中一切的力量來修補戰爭中的損壞。事實上，中國正有個無能力不誠實的政府，通貨正在膨漲，物價不斷地狂躍，還加上內戰。他不祇不能適應一個擴大的教育機構，甚至於不能維持戰前的格局。

在經濟問題之外，便是師資問題。中國從未有過大量合格的師資。原因也在缺乏充裕的財富。他雖有此造成師資的願望，但沒有足夠的錢可以資送所需數量的人才到國外去受現代高等學校教師所應受的學術訓練。以前所資送留學的師資，像一九三七年以前各大學校所有的，祇須我們有機會和他們接觸過，我們都會感到他們在學術地位上的合格。他們為數甚少，對於當時大學的數量或尚是夠分配。可是戰爭開始後，不祇減少了資送出國的數量，就是要在國內造成合格師資，也大為困難，因為在艱困中維持的大學，既缺設備，復少教材，甚至於好幾年斷絕了書的來源。因此，大學合格師資的數量就大為減少。

於是，大學和學生數量的突然膨漲既同時增加了教席，這些教席祇有由不合格的師資來濫竽充數。中國大學裏的前輩，雖明知和承認這個事實，並且會了解它的後果，可是他們無能為力。事實上有如許學程都得有教員來教。結果是一無學術地位的人都當了正教授，實質上恐怕當個講師都不合格。這並非說中國任何大學裏都沒有第一流的人才，尤其在幾個歷史較久的大學。但大多數的教授卻應該去當中學教員。他們或是茫然於自已所教的學程，或是資質愚鈍。正在他們教導下的這一代學生，將是一個甚麼結果，我們殊易想像。此外，每班學生數的衆多，書籍和實驗設備的不足，更發生了惡劣影響。

從另一方面講，教員和學生都營養不足，居處不安。戰時各大學裏教員的貧苦，現在已是家知戶曉的事實。他們為事業而甘願犧牲刻苦，這種偉大的精神是無與倫比的。這對於他們身體，卻留下了創傷。可是，把戰時和現在相比，戰時還算是較好過的日子，現在大學教授們的生活，以至任何教育界人士的生活，真是貧困得駭人聽聞。很多教授不能獲得足夠的食物，使他們能免於委頓憔悴。吃是為了塡滿肚子，而不是為了營養，住的房子是漏的，穿的衣是破的。文化人士常有的書籍和其它享用，早就談不到。他們正降為一個「淵婆」階級，硬撐着襤褸的自尊和一切祇屬於精神上的事物。在戰爭中，他們尚能把自已的貧困認為國家最後勝利的代價，所以也是暫時的。現在他們已看不到前途，希望消逝，精力也跟着消逝。

學生的情形也是一樣。大多數是來自非富有的家庭，靠着吃不飽的公費過活。去年仲冬，北平大學生每頓祇吃到黍米和一碟蔬菜，難得能吃到一點脂肪。這已經化去了全部公費。在物價繼續狂漲中，他們所能吃到的將更為減少。正在發育中的青年男女，就在這樣的飢餓中從事學業，我們很能想像它的效果。

可是，政府還在迫令每個學校增加它的學生量。為的甚麼呢？學校要維持既有的學生已極困難，簡單的理智一定會主張減少數量而維持質量。政府卻不願如此做。原因是為了中產階級的青年男女若是失了業，——在現在的經濟狀況下，他們一定會失業，——他們就會因不滿現狀而傳染危險思想，坦白的講，他們會變成了共產黨。在大學和中學裏，他們至少不至於空閒，並且可以受到正確的思想訓練，更坦白地講，他們可以長成為忠實的國民黨員。假使這辦法帶一些日本的意味，那麼，現在的中國不祇在一端使人想起了戰前的日本。

同樣的用意，更形成了嚴格的集權管制。從小學一年起到大學研究班，從和安南交界的地方起到東北的邊緣，中國任何有關教育的大小事件，都由坐在南京一個房子裏的幾個人在規劃命令。任何對於教育的批評都不會發生實效。這種管制有時祇重名義，有時是一種妨礙。它最先的效果是窒塞了一切有創造性的思想和阻礙了任何新嘗試。

中國文化正在變易中，但是沒有其它一方面比了教育更為艱難。他應該先從教育入手，做到真正現代化，讓能在現代世界裏立足。舊有教育制度已被拋棄，因它不再有效，一個新的教育制度，一方面能趕上時代，另一方面能和物質環境和民族智慧相稱合，卻還沒有形成。正在這個時會，它應該具有最大的嘗試機會，和對於新思想新方法最虛懷的迎受，事實上，全國教育卻正受到一個最嚴酷的官僚統制。一切學程和學程的次序都有着規定，甚至中小學的教科書都如此規定。

中國正多着監督統制的督學。大學裏忙着塡具各色各樣的調査表格。統制愈嚴，規避也愈多。上面命令着所應開的學程，不問學校裏有沒有人能教，於是祇有在名義上算已開了這學程。某一大學教授曾經告訴筆者，他曾被迫必須教某一規定着的學程，雖是他不能教，並且沒有教本，尤其是學生的學程早已過多。他祇有勉強講了十二課，沒有教材和讀物，最後就來個放試，放試卷子也沒有看，全班學生都及格。這樣就可以塡上官方表格，符合了一切規定。話還得說回來，南京教育部裏也不乏明哲之士，他們都知道這一套的管制不合理，可是他們也愛莫能助，因爲這是上面的命令，來自國民黨裏的首腦，他們祇有服從。這種統制的效果是虛僞的。但是虛僞只是從教育觀點來講。若是從政治觀點來看，它就並不虛僞，政治正籠罩着中國任何事物。因爲它正使國民黨的纖纖能束縛住中國一切教育；縛住了教育，國民黨的中心集團才能縛住全中國。

爲了達到這個目的，祇靠着統制還不够。所以更需要對於一切有關教育活動的言論與思想的壓制。這壓制可能是對於較低級的教育爲最厲害，因爲對於愈年輕的人愈容易加上思想的和精神的堅牢桎梏。可是在大學裏，這壓制卻最被慘痛地感受到。若是我們認爲教育是基於對眞理的自由探討，那麼，現在的中國可說是不存有教育。在小學中學裏正在强注入「三民主義」中的眞理，半眞理，和整套皮毛；這部書已經過了詳密的修正註解，說它是孫中山的，還不如說它是陳立夫公司的。此外更加上一部蔣主席的「中國之命運」。一個民族，會從孔孟得到智慧上與精神上的養育，因此會造成一個舉世無倫的文化，它的成果迄今還表現在性情和精神上，到現在，卻須從「三民主義」和「中國之命運」來獲得滋養，這是近代史上一個絕大諷刺。

這樣的壓制對於下一世代的中國文化將有何種影響，現在說來還嫌太早，但有一點我們已能肯定地說：中國革命前的官員，無論有種種的缺點，至少是些受過教育的人士。他們所受的教育可能已不合現代社會環境的需要，但它總有一種知識上的優越性。現在中國的大多數統治者旣未受過傳統教育，也不懂什麼是新的，或把新的曲解了。我們確實可以說：兩千年來的中國現在是第一次爲沒有教化的人統制着。

祇就教育來說，中國是一個警治國家。在文件上誠然找不到具體禁令，禁止教授們持有某種思想。但是任何教授都知道，若是他表示了批評國民黨政權的意見，他須自負一切可能危險。筆者並非故作危辭，也不是說他會像去夏聞一多教授一般地被暗殺，暗殺會對外國造成太壞的印象，並且，現在已不再需要。已有的暗殺早生了大效，它已造成了恐怖。現在的刑罰是失業，不必是暗殺。

在事實上，一個內在的清煉正在進行。當年老的人死去，或是爲了兒女的饑餓而辭職他去，他們所遺留的空缺便由思想正確者來遞補。所謂思想正確云者，就是指國民黨徒認爲可靠之流。這個清煉程序雖尚未腐蝕一切大學，但確已在開始。教授們在上課時處處當心着所表示的意見，尤其是有關政治的意見，一不留心，就會被人告密。在教授中及學生中正多着會告密的人，甚至在私人宴會中教授們不敢輕易表示意見。祕密使者隨處都有。中國大學裏現所彌漫的的精神，不是學術研究，而是恐怖。最近的拘捕，證明這種恐怖並非無據。但不論有據或無據，在這種精神下，就絕不會有眞正的教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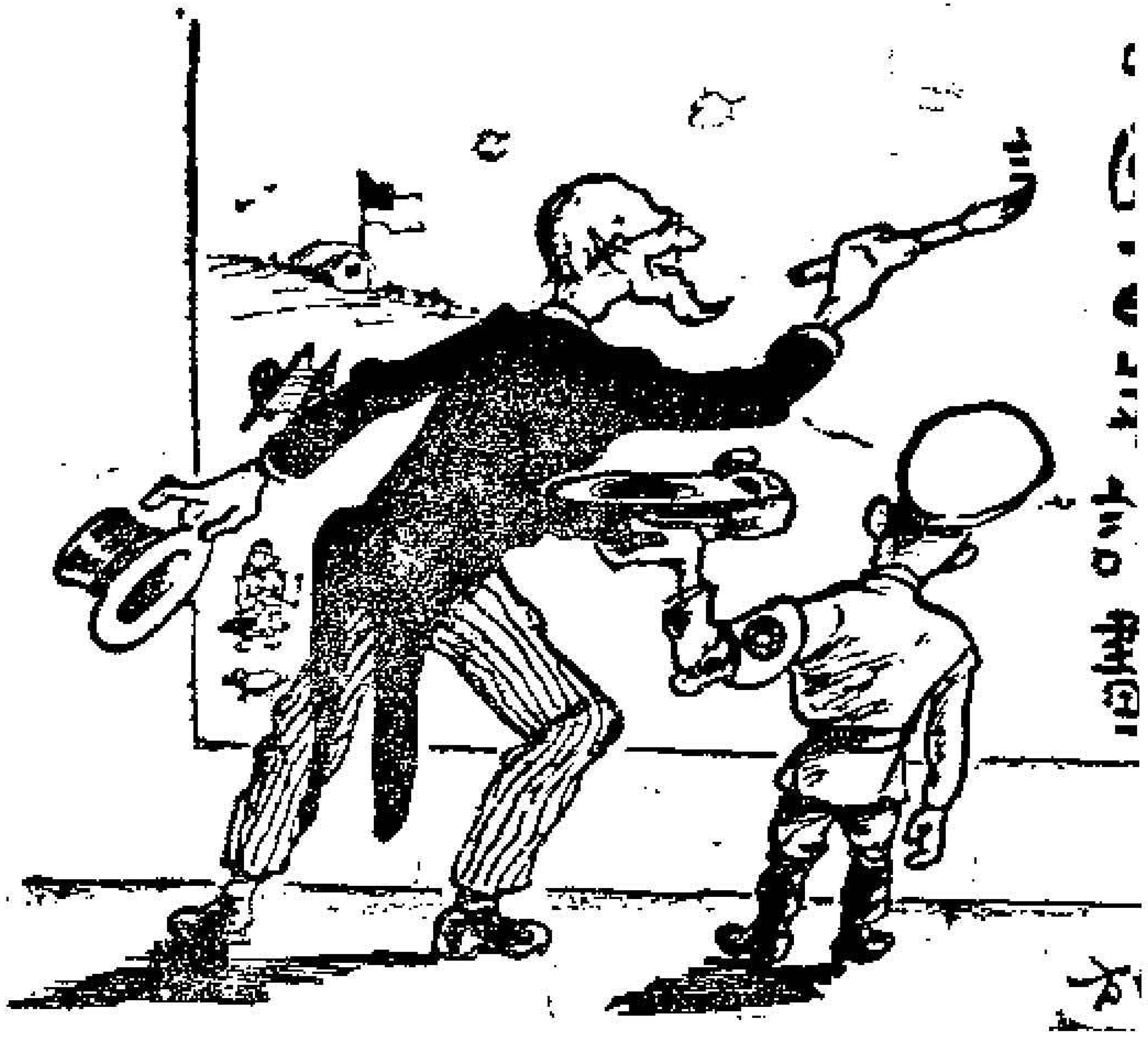
對於教授，壓制還有些顧忌，對於學生，這可就大膽地幹。報紙最近登載了大量拘捕的報道。去年一年，早就默默地在幹。學生在不同的藉口下絡續地被開除。極端的例子，他們會突然地不知去向，到底是被殺或被拘禁，他們的親戚也無法知道。學生團體爲了政爭而割裂。這些團體中有左派，雖非盡是共產黨，大多數是傾向於它；也有右派，或爲靑年團，或屬國民黨內其他派別。這左右兩派卻仍佔學生團體中的少數，多數的學生是無力而恐懼。但當政治上事端愈形尖銳，這中間多數也愈形減少。

煎熬的饑餓和政治上的無救正製造着失望，最近這次罷課是它的表示。中國學生階級，雖在重重管制壓迫下，依然具有政治的感覺，更自認是表示政治意見的選藩。我們當然也不應把學生運動過於認得簡單，他們不免有無意義和幼稚性的罷課。正因現在教育的貶質，現在學生階級已不若前一代的成熟，所以可能爲國民黨和共產黨所利用。但從大體言，則學生現在所提出的抗議，性質上還是同從前的學生運動一樣。他們是一般具有政治意識而無告的人民的喉舌，他們代表着一般人的希望，希望有一個富强，現代化，和民主的中國。勝利所帶來的慘痛失望，政府的頹落，經濟的崩潰，內戰，等等都逼着學生不得不挺身而出，像從民國初年以來歷次的學生運動一樣。並且，以前的學生運動都曾是政治上氣候急變的信號，這次學生運動可能也是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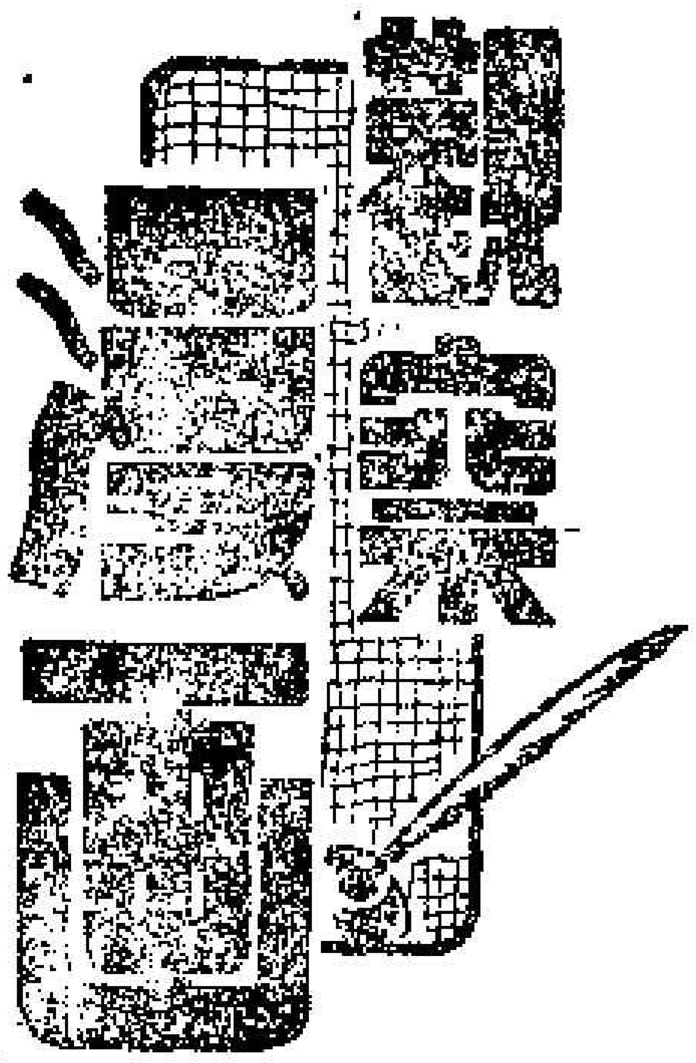
無論最近學生運動是否眞是如此，無論學生運動的政治影響是利或害，他們遊行示威，雖是爲了正當的目的，總是無益于教育本身，它正是促使中國教育難換的又一原因。中國從抗戰和內戰所受到政治上和經濟上的蹂躪，可能在當態恢復後短期內補正，但是一個世代的教育上缺陷，則是無法補正的。中國教育的現有遭遇，正是他政治崩潰的副產品，可是它的後果可能是最嚴重的。

共產黨！共產黨！

（轉載 NEW REPUBLI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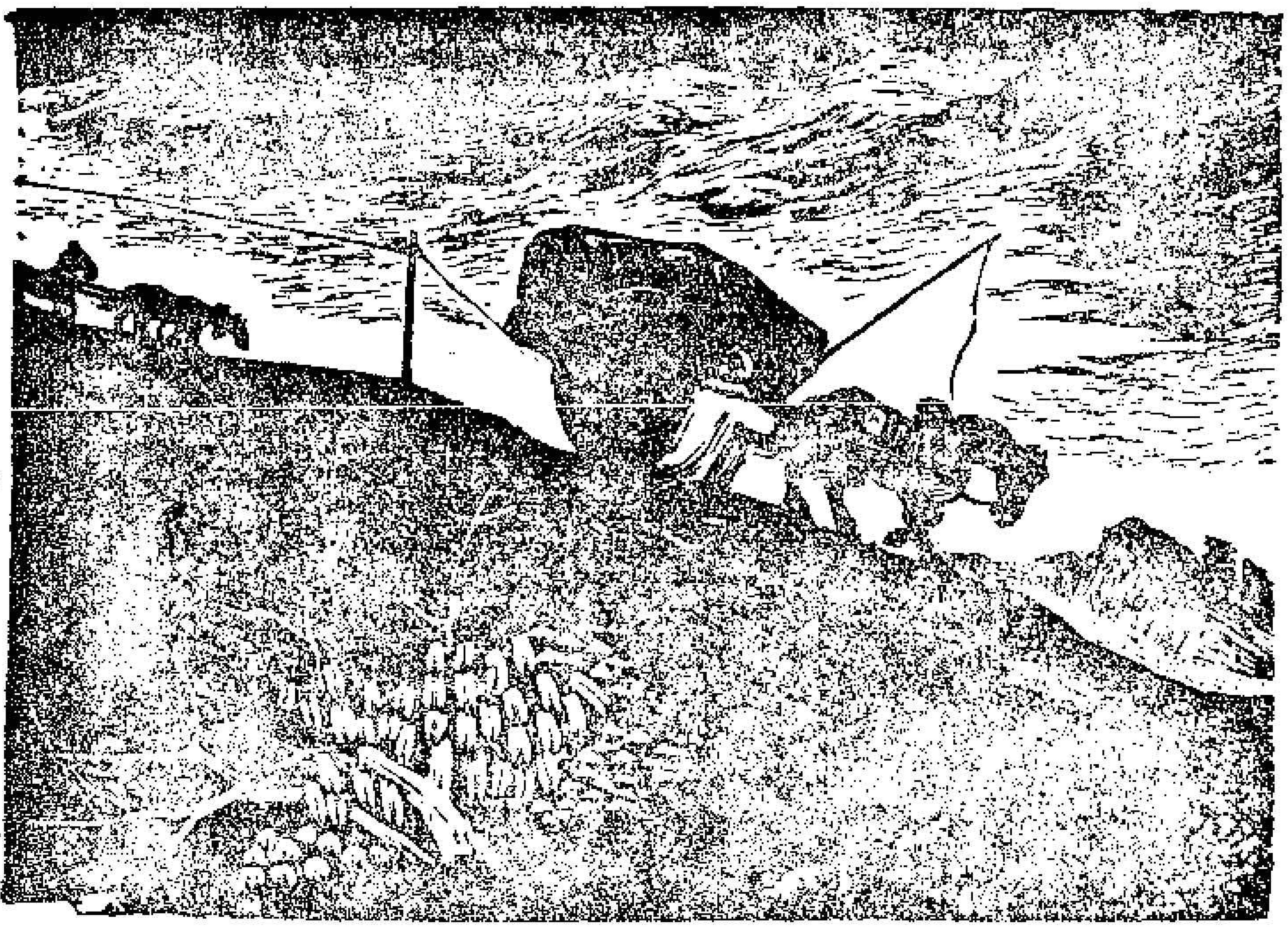


全權代理



巧婦難為

驛運（木刻）刃鋒作



觀察通信版

（觀察專稿）

魏德邁與國民政府之間

觀察記者

這次魏德邁的中國之行，終於演成爲一齣不歡而散的鬧劇。當馬歇爾離華返美時，若干接近官方的人士卽推想司徒大使卽將辭職，將由魏德邁將軍奉命使華。那些接近官方的人士所以有這種推測，至少亦可以想見，他們是如何的希望：美國的駐華大使是一個全面同情政府，反對共黨的人物，而不是一個支持民主，提倡新五四運動的人物。六月下旬孫科副主席發表了驚驚駭骨求援的談話，接着黨方或半黨方的報紙便大寫其「杜魯門主義快來」的文章。白宮不久也就宣佈派魏德邁來華調查，於是羣情歡呼，以爲救星卽來。

爲什麼官方歡迎魏德邁

官方最初對於魏德邁的中國之行確是滿懷興奮。在他們看來，魏德邁是反共的，魏德邁是支持國民政府的。馬歇爾離華以後，美國對華迄抱觀望政策，現在杜魯門突然宣佈派魏德邁來華調查，在官方及接近官方的人們看來，顯然表示美國對華政策卽將改變方向：決定全面支持國民政府。魏德邁個人反共和支持國民政府是不成問題的，但假如認爲杜魯門派魏德邁來華，就是表示美國全力支持國民政府剿共，我們認爲未免把事情看得太簡單。我們認爲魏德邁個人的傾向是一件事，美國的對華政策又是一件事；一個國家的對外政策，決不能由這個國家所派遣的駐外使節他本人的看法與傾向來作代表。我們認爲杜魯門總統所以選任魏德邁來華調查，原因很多，其中一點，就是因爲魏德邁是一個最容易和蔣主席說話的人。

爲什麼魏德邁是一個最容易和蔣主席說話的人？我們可以分析在過去幾年中和蔣主席接觸的幾個美國軍人。在過去幾年中，美國先後任命來華和蔣主席接觸的人物，有史迪威、魏德邁、赫爾利和馬歇爾等幾位。這四個人的性格、作風、以及和蔣主席接觸的情形，都不相同。史迪威性情比較魯莽，他比較同情共產黨，他不贊成政府在配備上對於共產黨的不公平的分配，他對於整個國民政府在軍事上的組識和訓練，都不滿意。他原是蔣主席（中國戰區統帥）的參謀長，是蔣主席的下屬，然而他顯然企圖在美國的國力下來挾持蔣主席。這是蔣主席所不能容忍的，特別是對共產黨問題上，兩人無法一致，結果終由羅斯福將史迪威調了回去。與史迪威極端相反的是赫爾利大使，這是一個極右的人物。他是一個完全崇拜蔣主席的人物。但在兩國的外交折衝中，一個外國駐在本國的大使，太崇拜了駐在國的元首，這外交也不會辦得有勁。和一個政治家或軍人接觸，太硬了固然要鬧翻，太軟了也沒有味兒，所以赫爾利又代表了另外一種典型。馬歇爾和蔣主席的接觸，實在最標準，最精彩。一個是一個擁有四億五千萬人口的大國的元首，他曾完成了現代中國歷史上的統一（至少在表面上是如此），他曾領導全國抵抗日本，終於獲致勝利。另一個是指揮着全世界海陸空三軍打垮了赫赫一世的希特勒的英雄，他是當今世界第一强國的最孚衆望的風雲人物。這兩個人都有高度的自尊心和自信心，能各自充分瞭解對方的地位、權威和聲望。而且這兩人各有極强的個性，在彼此的談話論辯中，都想制服對方而不爲對方制服。所以在這兩位人物的接觸中，雖然互相敬重，然而每次談話的氣氛，卻常常是極不愉快，甚至非常令人氣憤的。祇有魏德邁，這一位繼史迪威的中國戰區參謀長，最能贏得蔣主席的歡心和信任。他不像史迪威那樣的傾向共產黨，也不像史迪威那樣在美國的國力下來挾持蔣主席，這些都使蔣主席不致對他發生敵意。他也不像史迪威那樣忘了自己的身份。他是蔣主席的參謀長，他在蔣主席面前陳述他所以爲然的一切，他所不以爲然的一切，他建議，他批評，一切他都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然而最後，他曾說：委員長，我的責任是告訴你我所知道的，告訴你我所認爲最好的，但是你採納不採納，你以爲對不對，權力在你手裏，一切應由你最後決定。這個態度大大滿足着蔣主席的自尊心。而且，魏德邁還有一點與史迪威不同。史迪威是當了蔣主席的面常常說許多不好聽的話，背了蔣主席的面，也是那一套不好聽的話；魏德邁則不，他當了蔣主席的面，是坦白的批評，但是背了蔣主席，他說的都是擁戴蔣主席的話，他不在背後批評蔣主席。

就因爲在這種背景之下，官方與接近官方的人士，對於魏德邁的來華，一律表示歡迎，並充滿着許多的幻想。

政府的立場與做法

官方對於魏德邁個人雖有好感，但這次白宮任命魏德邁來華調查，事前確是毫無所知。若從國家的尊嚴來說，官方對這些當然也是不快的；而且把中韓並列在一起，在中國人的感情上，也是一種苦痛的刺戟。但是尊嚴，面子，感情，這些都是抽象的，而中國現在已經不是一個「抽象時期」，而是一個「實在時期」，把抽象的「尊嚴」「面子」，早已擱起，所迫切需要的是實實在在的錢、軍火、物資。中樞核心早于白宮任命發表後，曾集會研究，當時一致認識三個前提，卽：（一）美國對華的基本政策是希望中國成爲一個民主、團結、和平、統一的國家，這個基本政策是不會變的。（二）美國的世界政策是反蘇防蘇。在這個大原則下，美國是不會幫助中國的共產黨的。（三）美國國會尚在休會期間，「立刻的援助」一時無望。

經過多次研究，對於魏德邁此次的中國之行，政府方面決定了兩個基本立場：（一）遵照既定政策，進行戡亂。（二）不向魏使具體討論任何援助問題。這兩個基本立場，前一個是因爲政府決定用兵到底，至少在目前止，政府不擬改變這個戡亂政策。後一個是認爲魏德邁的任務是「調查」，他既無權力討論任何具體的援助問題，自以不提出爲是。

在做法上，中央決定祇供給材料，避免說話。避免說話的原因是因爲對於魏德邁這次來華，葫蘆裏賣的什麼藥，還摸不清楚，所以盡力避免說話，想先從魏德邁及其顧問們方面先得到一些線索，再作決定。不料魏使也是抱的不說祇聽的做法，兩個「不說」相鬥，據說結果還是魏使的「不說」政策成功了。

同時中央方面盡量策動民間力量來包圍魏德邁使團，使有利於政府的人士得到更多的機會和魏德邁使團接觸。並佈置嚴密的情報網，使魏德邁使團在中國各地的活動，都能隨時有報告到達中央。

哈爾濱歸來

觀察特約記者

（觀察瀋陽通信）去年三月十七日四平戰役政府軍政人員被俘很多，遼北省主席劉翰東和祕書長徐鼐首先被釋，其他人員迄無消息。軍調部在時還可以問到一些他們在佳木斯的情況，去年十二月軍調部撤消後便真的音訊斷絕了。最近遼北省政府建數二縣長重新派定，因為那兩縣縣長仍在彼方，如果內戰不停，看樣子他們是要長期休養下去了。

却不料八月半忽然自哈爾濱歸來九十九位軍政被俘人員。他們被釋的條件是：年在五十以上而又體弱的；身患重病，在那邊得不到適當醫藥的；及殘廢軍人。他們七月十六日離哈，搭在往四平街去的「生產車」上，八月初便到了長春。這其中比較知名的有醫務處的陳占甲、遼北省財政廳的那世芳、遼北省祕書處的矯正、和松江省政府的高源澤。他們的歸來使大家不勝驚訝，而且還給若干猶在哈爾濱的「難友」們帶來一些萬金家書，裹面大多還附有一張面帶笑容的照片。信函多報平安健好，至於哪天回來，却不敢逆料。最有趣的是他們都似乎變成積極的生產者了，這個種黃瓜，那個種茄子或西紅柿。勞力所得，作為零用。

何以中共獨能對這九十九人加以青睞呢？他們的自訴是：「我們太老了，思想打不通了，所以他們才不要我們的。他們的一切理論和實際，我們這些老朽實在無從認識。」那些獨目或斷腿缺臂的兵士們就不需解釋了。

五十以上的人大都已感到十分疲憊。去年三月十七日被俘後，歷經西安縣、東豐、梅河口、吉林、長春、哈爾濱、佳木斯，途中有病的，被担架抬着走。在佳木斯過的年，住在福順棧商場，房屋較差，今年四月半才遷到哈爾濱南崗前日本陸軍醫院，一切衛生設備俱極好

魏德邁的態度變了

魏德邁抵京以後，始終緘默，不表示態度。但他和政府之間的往還，還在正常狀態之中。政府還不能從魏德邁的態度中得到任何特殊的感覺。但是自從魏德邁從北平、天津、瀋陽、台灣等地旅行返京以後，態度大變。九月一日張羣院長單獨接見合衆社記者，據稱：當魏氏訪問中國時期，張曾與魏氏會晤多次，而魏氏雖未與張認真舉行會議。蓋魏氏對政府以外之人物較政府人員為着重也。又說：許多人頗欲謁見魏使而不可得。（見九月二日大公報）確是事實。據說魏使自各地旅行返京後，即盡量避免和政府方面的人物接觸。他看見了張羣，僅輕描淡寫地招招手：「哈囉，你好不好」，而不與張羣作任何嚴肅具體的討論。許多部長去看他，他不是說忙，避而不見，就是見了三分鐘，就推諉要開會，起身送客。魏德邁既奉命來華調查，身為中國首相的行政院院長，竟沒有機會和他從事嚴肅而具體的討論，許多部長階級的人物沒有機會和他交換意見，也確是一件不合情理的事。政府方面因此而引起的氣憤與不滿，實亦人情之常。但是政府人物，于氣憤之餘，亦應自我檢討，為什麼會弄到這樣尷尬的局面？為什麼外人對於政府人士竟然表示如此不信任的態度？政府方面又深責許多要見魏使的民意機關代表以及工商界代表，無法見到魏使，但是我們很坦白的說，今日中國的民意機關，到底代表「民意」到什麼百分比的程度？外人對於這一套，可謂瞭若指掌。外人既然在根本上不能信任政府，他為什麼還要接見那些在政府卵翼下產生出來的各界代表人物？我們覺得政府當局還要打起官腔來指責魏德邁，殊屬不智。

為什麼魏德邁於旅行各地返京以後的態度變了？這有各種不同的看法。有人認為魏德邁很受各地所接見的民主人士的影響，但大部分人還是認為魏德邁很受各地美國領館人員和美國商人的影響。他們認為魏德邁之信任各地的美國領事館人員和美國商人的意見的程度，還在信任各地民主人士的意見之上，而各地的美國領事館人員和美國商人，自然不會有人說國民政府的好話，而他們攻擊國民政府的話，亦必極其透徹詳盡。

訓人者·人亦訓之

魏使一行定八月二十四日離華。當局有意在魏使離華前，設宴介紹魏使與國府府委及各部會長官正式會晤。魏使因為吃飯太費時間，建議改為茶會。在這一個茶會上，魏德邁講了許多話，把中國的各種缺點，痛加指摘。二十四日臨行前又發表了一篇文告。而言辭的率直，即使是最左的人，在最初也未料到有此一着。這一次演講和這一篇文告，在政府方面引起了極大的激動，認為奇恥大辱。有人認為美國人太豈有此理，為報此仇，竟宣稱寧願擁共產黨。這當然是一時氣憤的話，而且十分幼稚，然而亦可想見這次魏德邁所給予南京官場的刺激是如何的劇烈。有兩位大員在國務會議中堅決要求政府向美國提出抗議，因為他們自認絕無貪污的行為，假如政府不抗議，他們祇得被迫辭職。幾乎整個的政府對魏德邁本人及美國發生着莫大的仇視，一切都是為了傷了他們的自尊心，雖然他們從來沒有反省，這二十年來，不知有多少中國平民在他們的統治下傷失了他們應有的自尊心！

魏德邁此行的動機

魏德邁此次到中國來，動機倒底何在，至今還是一個謎。動機當然不止一個。觀察三卷一期北平通信「魏德邁在平津的一段」中提及，說北方的人士對於魏德邁此次來華，看法不一，有的人認為魏使的中國之行，僅在敷衍美國國內的親華派。這不失為一種有根據的看法。馬歇爾在華一年，調解國共糾紛，以他的聲望、經驗，和自尊心，終致一無結果，悄然而去，實在說，他對於此事不能不耿耿於心。他對於中國的局勢及人物當然有全盤瞭解。他對於蔣主席，恐怕也不無介懷。所以他返美國出任國務卿以後，對於中國卽採取袖手政策：「看你怎樣？」他把美國外交的重心，放在歐洲，整把中國擱了下來。但是六月下旬孫科副主席那幾次露骨求援的談話傳到美國後，美國右派一看共產黨一天一天膨大，看見國民黨就要垮台，所以迫逼美政府不能不管中國的事情，在這種情形下，杜魯門（實際上是馬歇爾）派魏德邁來華調查，實在是為了應付美國國內的要求。魏德邁是馬歇爾系統中的人物，而這次跟魏德邁來中國的顧問們，大多數也是由馬歇爾指定的，所以可能的是，魏德邁到了美國後，提出的報告書，關於國民政府的一部分，也如他離華前發表的文告一樣。這樣，馬歇爾就可以應付那些要求支持蔣主席的人，說：「你瞧，這樣一個無能、貪污、腐敗的政府，使我們卽使要援助也無法援助！」

本刊合訂本

第一第二卷共四冊
每冊售四萬元
寄費：掛號一千元
航掛八千元

黃泛區的災情和新生

史鏡涵

（觀察開封通信）黃泛區包括豫皖蘇三省。但災情以豫境爲最重。黃河於二十七年六月在花園口決堤後，大流直瀉東南，河南一省，浸漫卽達二十縣。淹沒村莊約五千六百個，人口死亡達四十三四萬人，逃亡者約近九十萬，地畝淹沒的約爲九百萬畝。而房屋牲畜用具衣服等等的損失，無法計數。這次的決口爲有史以來最慘重的災害。

泛區鳥瞰

河南被淹的二十縣中，其損失有輕重之別。大約以扶溝、西華、尉氏、太康、淮陽數縣，所受的災害最重；此外偏於泛區西北的鄭州、廣武、中牟、開封，偏西的洧川、鄢陵、商水，偏東南的項城、沈邱，偏東北的陳留、通許、杞縣、柘城、鹿邑、睢縣等地，災害較輕。泛濫的面積，也不是固定的。大汛秋汛來臨的時候，汛區面積隨之擴大；水勢小的時候，便涸出一部份土地。而黃河漲水，一年以內常有好幾次，所以有時涸出的土地，也很少有利用的機會。在此長長的九年中，濁流所經，一片汪洋。尋丈高的樹，也祇見樹杪似浮萍般在水面上飄浮，有些高的房子的屋脊，也似矗立在江海中的燈塔。

本年三月中旬，花園口合龍後，經過短短的幾個月的期間，情形完全改觀了。現在土地幾已全部涸出。但泛區的問題却並未因水退而解決。

地形變化

泛區涸出來的土地，地形和地質，都有明顯的變化。黃河本來是一條濁流，水中含有大量的泥沙。泛區經過九年洪水的泛濫、沖灕、淤澱，一旦水退土地涸出，原先廣大無限的平原，現在變成一片高低不平的荒漠了。以前有些較高的地方，因沖涮的結果，現在變成低窪之地。有些以前較低的地方，因爲淤澱的結果而變爲高地了。當然本來高的地方變成愈高，本來低的地方變成愈低的地方，也不是沒有。好多房子，有的深深地整個埋在泥土之中，有的則露出半截或一個屋頂。因此有些人，便因勢乘便，在屋上再加一層，有的便向地下挖掘，使之成爲地室。

在泛區中原先主要的幾條河流，如款河、賈魯河、沙河、洪河等，有好多地方都淤淺了。因此每當大雨過後，因地勢變成高低懸殊，兼以河流溝渠的淤塞，便常常在各地發生或大或小的水災。附帶的結果，道路也多沖毀了。

地質變化

泛區的土壤，也有了變化。一種是淤泥之地，最爲膏腴肥沃，最宜耕稼，而面積也最廣，這情形有如非洲尼羅河一樣，是洪水唯一的恩賜。一種是沙地，大致都在河床乾涸之處及其附近地帶，這種沙地

如今掛在陸軍醫院門前的牌子是軍官教導團，又稱解放團，一共一千七百人，完全是國軍軍官，其中有二十五師及四十八師二師長。據說在齊齊哈爾被俘軍人還要多。本文前面述及的四位行政高級人員，和遼北建設二廳廳長、長春城防司令陳家珍、東北行營高參賴炳全等八人是賓客，稱爲研究室，待遇特優，夏季衣服發了三套之多，每人每天領香煙一包，三頓飯白米白麵，四人一桌，二葷菜一素湯，比中共幹部吃的還強。至於這些人研究什麼呢？我問是讀新民主主義或聯合政府嗎？

被釋的人笑着答說：

「不那麼浮淺呢，讀的是『經濟史綱』『社會發展史』『唯物辯證法』等等……不過書放在屋裏看不看隨便，也不必作報告。我們大半是不用功的。」

他們不祇被鼓勵着參加生產運動，而且還可以作生意，加工的小生意。例如到南樹附近太平橋去買鷄蛋和鷄，同來在小炭火上煮熟，鷄蛋變成茶汁蛋，拿到團中販賣部去寄賣，一天大約可以賣出三百枚，可以淨賺當地東北流通券二千元，約合法幣二萬元；當地東北流通券與政府發行的九省流通券同值。

研究室的人出入自由，軍官每人每週可以出門一次，無人跟隨。會不會逃走呢？

據說不會的。因爲沒有「路條」，而且大家都想爲政府留點面子，不作鬼祟事。那邊的「路條」相當於政府方面的身份證。從四平街和哈爾濱出發的生產車在卡子上交流時，雙方出示一下這兩樣東西，證明純粹是商民時，便可以通過。過來的是糧食，過去的是醫藥和棉紗布。這和對日作戰時的物資交流沒什麼兩樣，而且鬆懈的程度有些戲劇性。

初去的時候度日如年，我的朋友說。漸漸明白這戰爭將長期化下去，便也變焦灼爲平靜了。他們大多是東北人（指研究室的人），和中共要人如闞寶航高崇民等也是非同學卽同鄉，有時也被請去喝幾杯白圍地，爲和平而乾杯。秧歌看熟了，「白毛女」「血淚仇」看熟了，給他們作勤務的中共「小鬼」已給他們帶來不少孩氣與活氣。在那邊，蘇聯電影代替了美國電影，他們看過審戰犯的「國際法庭」和蘇聯五一大檢閱等。袁政之和陳波兒在距佳木斯二百四十里的鶴立崗子搞電影廠，也有出品了。

研究室的人們還被請去作公開演講，學法律的說法律，學教育的講教育，學工業的談工業。作主席的中共人員先介紹一番，說「這位遠道客人是××專家，他的經驗一定很可寶貴的，并希望對我們的設施加以批評。」

同來的人衆口一聲說，中共有接受批評的精神，例如批評他們廚房廁所欠乾淨，大兵之不夠衛生標準，他們便答謝再三地說：「是的，我們的士兵夏天祇有一套小褲褂，晚上打點井水洗洗，第二天又穿上了。廚房沒有紗罩子，剩下的飯我們又想下一頓再吃，部隊時常是流動的，來不及收拾廁所。我們謝謝這些意見，要加以改善。」事實證明眞改善了一些。

有些被俘人員的眷屬已去，大約要作久居之計了，例如長春社會局局長葉紹南便是一個，太太小孩已去。陳璉民在那邊仍然紅極一時，極受優待，不時在東北日報和合江日報發表文字。哈爾濱大學校長現在是車向忱。學教育的被俘人員想參觀，却被婉謝了。他們說：「不敢讓老教育家見笑，我們的大學設備太簡陋，學生也參差不齊。改天改善了再看罷。」

當地的米四百五十元一斤，麵四百元一斤，很鼓勵農商輸出。

冷眼旁觀了幾近一年半，這些歸來的人摸着良心說：「他們或許有什麼軍政祕密我們不知道不敢說，可是從外面看，他們的政策是成功的，多少小夥子老夥子公而忘私，國而忘家，在爲大我，不顧小我。我們這些人彼此嘲笑爲『家庭第一，太太至上』，離他們的理想太遠了，太遠了！我們自認老了，這一代沒這勇氣，所以才回來。」他們很引以自慰的是也曾被中共在歡迎大會上加以好評，說他們的經歷都被考察過了，證明既沒有禍國殃民，也沒有貪污刮地皮，「所以請諸位同去休養吧，在我們這裏太受委曲了。」每個被俘的人曾寫過自傳，從六歲寫起。可是，却不必寫悔過書之類。

不宜種植，且[illegible]區一個嚴重的問題。因爲這些沙地是會逐漸擴大的，所以應當造林，以阻止其面積延展擴大。但是這種工作，目前似尚無暇及此。還有一種便是鹼土，鹼土也是不宜種植的。這三種土地的成因，可用泛區中老百姓所流行的一句諺語來說明；即是「流沙漫淤過流鹼」。意思說，從前水流急處，即成沙地；黃水漫溢所及之處，沉澱下來的便成淤泥之地；水流經過而又過流後溜出之處，地土便多鹼質了。沙鹼之地較少，但其面積，究佔各泛區[illegible]之[illegible]，現時我們無從知道。但以絕對數計，其面積想不在小。

面目全非

土地既已涸出，逃亡在四方的難民，絡繹不絕地奔返他們的故鄉。但他們回返故鄉後，始知面目全非，現在是廬舍蕩然無存，田畝阡陌，湮沒不分。極目瞭望，杳無人煙。蔓草叢生，榛莽沒脛。這情形，使九載流離在外，受盡人間酸辛的難胞們，立刻發生了如何居住下來，如何度日，如何能再開闢自己曾經灑過血汗的這一片土地等等問題，都湧上他們的心頭來。

他們最初以爲到了家鄉，總是可以生活的。但他們逃亡多年，大都已無積蓄。在前幾個月，你假如從許昌或漯河來到泛區，則沿途所見，最普遍的，便是婦人懷中抱了孩子，腳踏於往他們家鄉的道上。有羅抱或小車載些什物而行的，那便算是境況較好的難民了。

在這種情形下，行總河南分署的救濟，對難胞已成爲一種必要。最初行總河南分署還在陝鄭，近在許漯等地，發給難民川資和日糧。在許漯兩地並，隨發小型農具，以便難民到達故鄉後，即可開荒。但即使這樣，他們依然無法居留耕種。因此又爲他們搭起蓬帳，供給他們居住，一面繼續發放食糧。當他們有吃有住，又有了農具後，才安心住下來開始耕作。現在受分署資助歸耕的難民，截至七月止，已有二十七萬人。發放食物將近一萬一千四百噸。此外發放的衣着及其他各種雜物，也將近二千噸。

難胞的生活

難民在救濟分署的幫助下，在他們的故鄉住居下來。關於住的情形，他們有的在泥土中發掘自己的房屋，有的住着救濟分署的帳蓬。他們發掘房屋，發現已不能居住時，則把木材磚瓦等器材，拆卸後重行砌造。有的則於埋在土中的房屋加造一層，但這種情形不多，因爲鄉下的房子，能經九年洪水和泥土侵蝕而不倒塌的，實在太少。在北方鄉間，即使蓋得起瓦房的人，因爲土匪多，不敢蓋瓦房招搖。要不便是大地主獨家用城磚造一個寨子（有的也是土城牆），有江南的小縣城那樣大，佃戶和他自家便住在寨內，簡直似歐洲中古諸侯的莊園。而縣城以及許多姓合居的寨子，卻大都是土城牆。所以難民初回來的時候，大都是住分署的帳蓬。但人多蓬少，若干戶合住一蓬，地上鋪些茅艸，藉地而臥，擁擠潮濕，勢所難免。好在泛區多的是蘆葦茅艸，他們住了不久，便可利用茅艸，自蓋茅屋，所說茅屋，不過是一些簡單的茅棚，無窗無門，蔽風雨而已。雖然潮濕，依舊擁擠的情形，則略爲改善。他們所住的地方，往往不是原來的村址，因爲原先很高的村址或寨址，有的現在復爲低窪之地，於是不得不在舊址附近數里以內，擇一地勢較高的地方，以爲村址。同時集居在一處的人，也都是舊時逃亡出去的鄰居，很少外鄉人雜居其中。所以村址雖非舊址，而村名仍是舊日的村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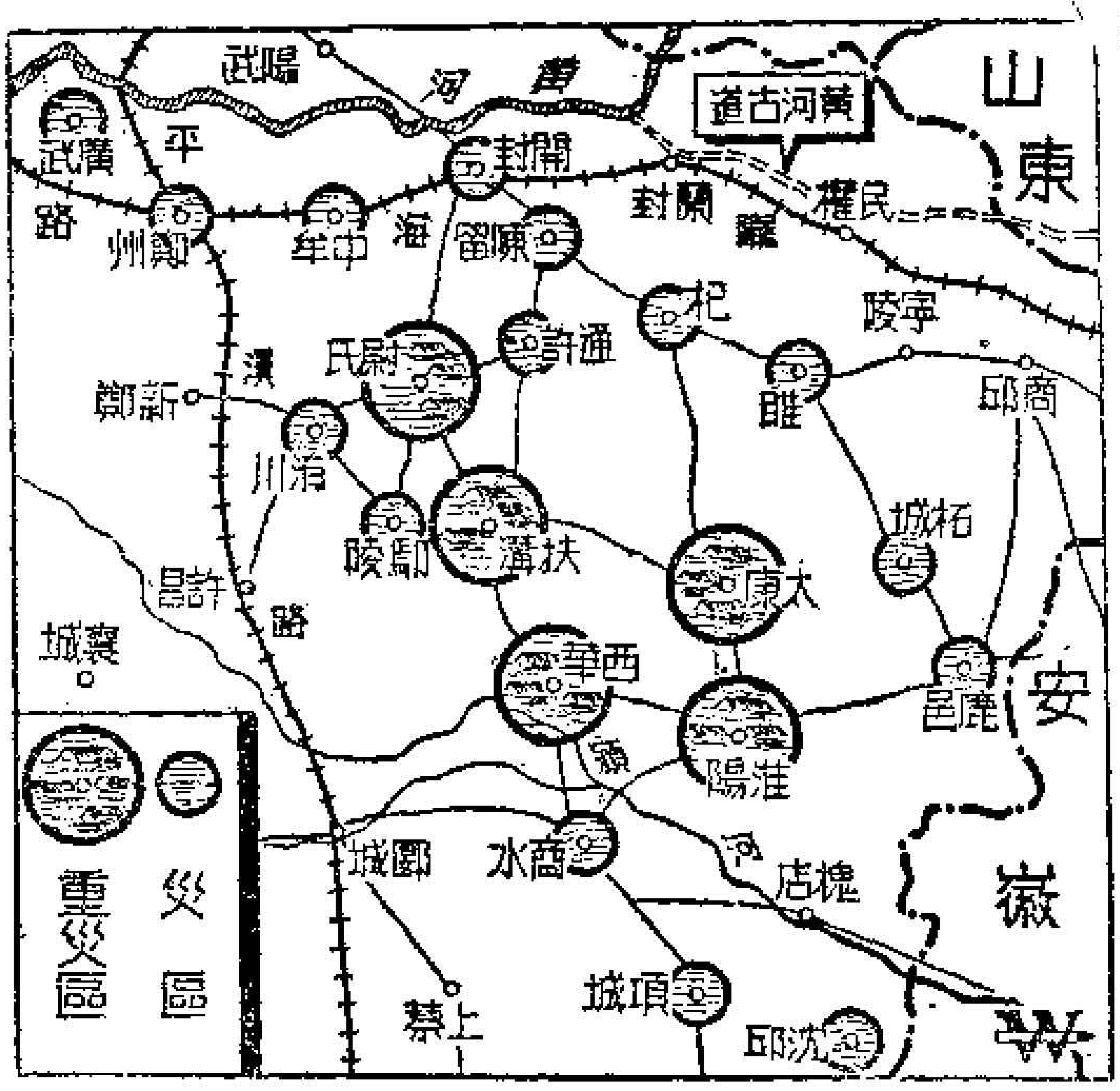
泛區中的人口，有沒有和普通農村中相異的地方？如年齡的分配，性別的比例，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加率等等，這些屬於人口數量方面的變遷的情形，以及經過這一次空前的水災而逃亡出去的人，或留而未走的，或現時回歸的，都是些什麽樣的人？這些都是研究災害對人口品質方面發生影響的絕好的資料。可惜尚無與赤統計。此外，泛區難民的健康確是一嚴重問題。救濟分署在扶溝和周口設有衛生工作隊，爲難胞治療，被治人口，已達三十四萬人。據估計患眼病者，十人中有三個至四個。面黃肌瘦、呼吸短促，有肺病嫌疑的，亦有十之一二。小孩，患黑熱病及禿頭病的人，非常的多。

泛區中，還有一個更嚴重的問題。泛區早先是國共打遊擊的區域，雙方的軍隊，彼此交錯着出沒於泛區。戰事對人民的痛害，是無庸細述的，而現在則愈來愈烈，讀者現在已可於報端見到該區的戰事消息。而雙方軍隊所不到的地方，則又是盜匪統治的世界。你假如住在沒有爲洪水所冲毀的寨子內，你可以澈夜聽到四周零落的或連續的槍聲或機槍聲。白晝也照樣横行無忌地肆擾。市集上則又是地痞流氓當了家。善良的人民永遠在災難中生活。

農村機械化

泛區就是這樣一幅慘淡的景象，但就在這樣的情況中，也已講出了一線的曙光。那便是自尉氏境內，斜向東南，經過扶溝，直至沈邱魄店一帶，縱橫約三四百里的方園，經過九年間斷的洪水泛濫，濁流滔天的地方，現在望過去，已是長滿了綠油油的莊稼了。雖然有些地方，還是榛莽叢生，蔓艸沒脛，但就這大片長滿莊稼，開墾出來的田畝，也是以顯示前途的光明。這些土地是在各種不同方式下開墾出來的。在西華、淮陽、沈邱、太康一帶，用人力來開墾的，已達三十三萬餘畝。其次用曳引機代墾的，在西華之王牌坊與識墻城，扶溝之練寺及尉氏境等地，共開墾了三十萬畝。耕牛代耕的亦約有二萬畝。我們在此不妨特別指出的是曳引機開墾，非特效率高，而耕的地也較人力或獸力耕的爲深，所謂深耕易耨，這對農作物的生長，是極有影響的，因此一般難民都願得曳引機代耕。又因依用曳引機耕作，小農耕作制度是不適用的，所以同時試驗合作農場的經營。農墾隊的工作人員，視村莊的人口與田畝的多少。指導難民以由一個村莊或數個村莊，組成一個合作農場，由曳引機來代他們整地耙地與播種。而成年的難民的編爲成人隊，婦女則編爲婦女隊，小孩則編爲兒童隊，他們也鋤地刈草，集體的在田裏工作着。這種經營方式，在練寺一帶相當成功，農民固樂意加入，即地主最初雖不大願意，但後來覺得不如此做，自已這許多田荒在那裏，亦委實一時無力濃耕，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下，覺得可以多種有分之二十，總比荒在那裏強些，於是也只好慨然加入了。以上所述，是在救濟分署指導下，開墾的土地，當然，泛區全部開墾的土地，當遠超出上述的數量。泛區中居民自力開墾的，其數量絕不在少數。現在秋收在望，河南分署又已請准一百億，爲難民購麥種子，預備在十月初旬，把麥種發放完畢，使能及時播種，把更多更肥沃的土地開闢出來。

泛區的開闢剛在開始，要做的事是太多了，而環境是艱險的。但那已可望見的一片綠油油的土地，可以象徵在那與死亡掙扎中，仍然有一片極大的生機。



書評

「聞一多的道路」

徐述綸

吳晗序　史靖著

生活書店出版

售價一萬二千四百元

屠格涅夫在「羅亭」裏借羅亭的口說出了這樣的一句話：「有生命和美的所在便有詩」。作爲詩人、學者、鬥士的聞一多先生，光明、輝煌而又美的一生，也正就是一首詩。這首詩的永恆價值不僅限於它幽揚的旋律，充沛的活力和磅礴的氣勢，它還給今天的中國智識份子鋪下一條正確的道路，雖然佈有荊棘，路面坎坷，但路的彼方有旭日，鳥鳴和雀唱在等待着他們勇敢地走上去，而且走上去就不打算再退回來。

「聞一多的道路」的作成，顯示了爲聞先生所愛護的年青的一代對這位詩人型的民主戰士的一生的注意、景仰和要求了解、學習。基於這樣的一個寫作準備，作者的重心似乎是放置在他的晚年作爲民主鬥士的一段描述裏。其中作者根据親身與聞先生相處所得的見聞，直接而妥善地加以安排，其材料是相當可信的。事實上，從聞先生獻身於民主運動起直到他的遇難爲止，這其間都是大家所熟知的史實，作者在着筆上算是比較地容易，因而在書中第十一章以後呈現於我們眼前的部述就表現得很具體生動。我們彷彿還在聆聽着聞先生動人的演說，和他對坐着聽他娓娓地分析着某項問題，或者是滔滔地在雄辯。這樣，聞先生在讀者的心裏復活了。作者、讀者的心靈和傳主發生了共鳴，於是造成了後半部寫作的成功。

作爲社會學研究者的作者史靖先生，無疑地，對於聞先生早期和中期（詩人和學者）的思想與生活的瞭解是不能像對於他的晚年（鬥士）這一時期的透澈和深刻。作者對於文學和藝術的造詣的貧乏使他不能對聞先生學術和詩歌方面的成就有深入而精到的論述，因而在聞先生作爲詩人和學者存在的這一時期的敘述（第四章至第十章）中顯得內容貧乏而空泛，雖然偶爾也有對聞先生的著述的述評，但因此更顯得作者對比的貧弱。事實上，聞先生對於學術和新詩的貢獻早有它不可磨滅的地位，要全面地瞭解聞先生，只看重他的晚年對民主運動的熱誠而忽略了他在學術上面的成就無論無何是極欠周詳的，因爲如果不是對他的學術論著不能領略則是眼見上的短視，二者俱非的。「聞一多的道路」，我們無意諱言，在這方面是無可否認地失敗了。但，如上所述，我們也無意對聞先生的論著未嘗涉獵過的作者（或者涉獵過一點，但不深刻）加以苛求，我們只願意將這樣的一個失敗之處指出來，讓作者和讀者能夠注意及之。

作者寫「聞一多的道路」所用的是直敘的筆法，對於傳記文學來說，這筆法當然有批評的地方。一部成功的傳記文學作品，大體上說來，其成就大半在於傳主的性格，思想，言行，事蹟能經過傳記作者的藝術手腕，使用描繪，臨畫（不是造型）和活潑生動的筆法而凸現於紙上，讓傳主的一生反映了他的時代，讓讀者讀到的是血肉靈魂兩皆具有的活人，不仍舊是一條死屍，沒有了生命。這樣，作者的目的才能達到，讀者才能對他所熟識或不熟識的傳主感到親切，也唯有如此才能引起傳主、作者、讀者三方而心靈的共鳴。以這樣的一個角度去看「聞一多的道路」，其中除晚年數章的敘述比較能把握住傳主外，其餘似都可以重寫。

至於談到聞先生的思想，還倒是一個頗爲重大的問題。普通談到聞先生的思想，很容易地就會關聯到他的轉變。「聞一多的道路」的作者，和其他許多紀念聞先生的文章的作者一樣，只具體地指出了聞先生轉變的三個階段——詩人，學者，鬥士——而沒有給其所以轉變的思想背景指出來，這是一個缺憾。以詩人、學者、鬥士來作聞先生思想轉變的分野，這大體上說來是無可批評的。第一時期的聞先生，作者只指出了其思想爲浪漫主義（Romanticism），却沒有注意到聞先生幼年所受到的中國的傳統的教育和以後在清華和美國所受的教育與他後來轉變的關聯。第二時期的思想最難確定，也最來得不明顯，在書中作者指出來的是：表面上是懷舊與研古，骨子裏却是儒家舊禮教的叛徒。聞先生高喊和青年「裏應外合」地打倒孔家店，爲的是他「看穿」了儒家的那一套「奴才論調」。有人認爲聞先生這一段時期的思想矛盾，其實是轉變。他探討故紙堆，爲的是發掘原始的眞正的人民文學和藝術，再用新的觀點去訓詁，給已死了的東西復活過來。至於晚年參加民主運動這一時期的思想可以說是極單純，聞先生不是學政治的，而且早年對政治還不感興趣，晚年之所以對現實政治如此關心，而且由關心而挺身出來與反動勢力搏鬥，成爲民主運動中最勇敢的一員，完全是出自一片愛國赤忱和正義感，再則就是對人民的深沉的愛。即使要强說他的思想，那也很簡單，就是除開少數人外大家所信仰的民主主義，作者在解釋聞先生晚年的轉變時是很正確的。了解聞先生的思想在替聞先生作傳時是很重要的，不了解他的思想，所得的結論是不可靠的，作者應該在這方面多下工夫。

然而，正如作者在後記裏所寫下來的一樣：「倘因此而引致一種普遍的興趣，把所有爲和平爲民主犧牲的先烈義士們的生平，都表彰於世，既可使死者得到一點慰藉，更可使無數的生者得到鼓勵和範式，那是作者所企求的」。我們很希望繼「聞一多的道路」以後能有一部更完備周詳而又謹嚴的聞先生的傳記問世，用以彌補「聞一多的道路」所有的遺憾，讓這位詩人兼學者兼鬥士的一生光輝得以永恆。不知聞先生的友人而又最了解聞先生的朱自清吳晗先生有暇執筆不？

一九四七年八月廿三日於故都

本刊廣告價目

三十六年九月十六日訂

每期銷行二萬〇五百份

地位	全面	半面	¼面
封底	二百八十萬	一百五十萬	
普通	二百六十萬	一百四十萬	八拾萬

刊費先惠・長期刊載折扣從優

中[illegible]一[illegible]刊新[illegible]九號函批核准登記　經中華郵政登記認爲第一類新聞紙類